

強記何其美矣至若開筵鍵而探覽
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遠於得象言將
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何
傷若誇以為睽載一車而可恠然教
尋來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
詞手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
賤質溫盛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寧慙瀉
器同秋瑩之未景業謝傳燈夫以聞
斯行諸是仲尼之所擇離乎畢矣非
有若之能對况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
歟涉兇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
大于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
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
法師侍者昔菩薩之問如來斷幾生
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
人於聖起謗但為理資索隱義在鈞
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
之德尚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
師利况以下愚之蔽披上聖之文于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二張集

弘明集卷第一

門萬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昏
朦竭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
八正之塗續晨晷之足鑿混茫之窳
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
長悟迷源莫煩惱之薪餐濕豚之飯
請事斯語以平餘年謹遣尺書敢謝
不敏弟子權無二和南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三張集

弘明集卷第一 并序

集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
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
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
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
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搖惑六師
懷毒况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
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
見者數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
儒則非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
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
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鷄旦鳴夜
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
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同大雖莫動
毫髮而有塵取聽將令弱植之徒隨
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
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
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樓餘暇
撰古今之明篇愍道俗之雅論其有
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棟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消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補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辛子理惑

正誣論

辛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辛子博傳

辛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甚安北方異人咸未至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辛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辛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官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辛子

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卒融所然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辛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辛子曰被絛服擁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駢致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云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載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嘿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辛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辛子曰富

裁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白象身有六牙依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女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類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項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勸捷陟跨之鬼神狀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至王及吏民莫不歡欽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小時禱請神祇今既有余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云今欲學道度脫
十方王知其堅遠起而還太子徑
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
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狄棄
衣締絰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
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
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万
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
度勝人氏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
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无為
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
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
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
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礼无異
終日竟夜誦道誦經不預世事老
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
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
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
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
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
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
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浮

不厚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
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
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无為牽之无
前引之無後舉之无上抑之無下視
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
外毫釐為細開闢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
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
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
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或於
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
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道之為物居容可以事親宰國可以
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
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
至者農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
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
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
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

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
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
山身踰羊凌其顛深不絕消流孺子
浴其淵騁騁不虞苑囿之中吞舟之
魚不避穀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

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鷄必
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
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
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
其纖不可入佛慈弥給其廣大之外

剖指其竅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
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
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辭
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

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
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
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兔備寒絳
絳暑舟與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
以五經之倍復作春秋孝經首欲博
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君子張子將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就詩書悅禮樂矣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鸞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懷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駢駢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馬鬣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

背僕伏義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曰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器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舡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獲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徙吳越之俗達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吞炭漆身斯政刺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為勇而死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髮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脩禮節崇仁義視清絜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懷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冠希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識其無後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游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

範強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
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
貧不離華冠子路過難不忌結纓今
沙門剃頭髮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
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
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飭
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允信而無
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
儔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
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脩世事
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拙拙七
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澗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不溢其情不
溢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弄
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
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
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

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
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
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
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
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
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
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
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
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
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
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
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事此殆非
聖語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悵怕
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乱志說
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
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
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
事受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

知生死哉周公為武三諸命曰旦
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
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
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
吉凶之所任至道之要實貴寂冥佛
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
豈有自鳴者桴如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
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
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
謂見札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炸
燭之明未觀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
編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
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
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
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
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
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中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君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然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教他人者謂之悖禮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幸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特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札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親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實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

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卑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脩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辟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惡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矜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太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礼并孫之論刻公之刻極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

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食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騎以壘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營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魏魏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扶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福而得妻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華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辟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者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餽不厭細今沙門披赤布曰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耶之有牟子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抑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拙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閭閻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組豆於罍門建於旗於朝堂衣袿裘以當莊賓被絺絰以御黃鍾非不麗也承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賈孟軻之說詣蘧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生有得道者子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

集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備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豈民寧遠歲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諷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之賊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絛襦雖早不免於患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若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
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議論
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
道則卷而懷之審武子國有道則智
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
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
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使無為憺怕
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詳說廓落
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
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籥韶詠九
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
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
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
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
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讓堯舜
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
而忽大者也夫聞清高而謂之角非
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
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雖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蓋之網
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愚者貴不
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
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辭富而
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
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
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
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
五經適以為華末成實矣既吾觀佛
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觀
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聞
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
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
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
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
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
飲飢者不必待菽倉而飽道為智者
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
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辭對音者說
五色為韻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
彈無絃之琴狝狝雖熅不能熟無氣
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
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致
皇之聲狝狝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
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
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脩
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
曷為軌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
反故可不思與牟子曰夫長於變者
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
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
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
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
脩閭門之礼術時俗之際會趣趣間
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
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
乎查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關牆之
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
觀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
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

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哀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喻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識判頗得亦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萬泰叔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鰕鮒欲滅江海躡耕未欲損岷嶓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玉高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此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此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洎瀆之與江海此其文猶席鄒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誠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四張

曰衆道兼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開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微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四張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觀其無病也神農嘗草瑤死者數十黃帝嘗首受針於歧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疑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聞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真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價猗頊為之改色朱紫相棄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

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十五張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詢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觀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識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曰見東野畢之馭知其時敗子貢觀鄉魯之會照其所以畏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問曰佛嘗遊于填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敗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過風則飛細石在礪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

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憐怕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謂龍蟬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螻蛄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聞尊蟬蟬也然世人固有啖菽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太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寧詬不肖子骨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對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極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蘊醢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登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說悲慘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者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羅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間之跡然失色又手壁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瞽瞍生於幽夜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雪請得草情洒心自勅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懲彼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今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煞生斷其營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幻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生軋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生軋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朋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煞以息大煞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豐必鳴鼓以彰其過撻義兵以臨罪人而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渴刑極武勝則以喪礼居之煞則以悲氣泣之是以深賤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識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辛錕之詐以崇盟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竟以誦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煞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云舉世復其就戮其之弊也遂至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况万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菴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點化於彼形教万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處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腐既流不獨良洲縱火中原蘭蕙俱焚焚紂之虐猶呼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緯適足

肆謗言眩愚豈九情合義有心之難乎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万里面開百門門廣万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悲憸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乱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而容四百万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藏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報充六畜余則開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攝衆惡之裁滅三毒之爐脩五戒之善書十德之義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陽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耳計天下蜚蠊之數不可攝計入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莖水為甘膳以羈絡為非謫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誥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救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謫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顏冉之尸羅枉殺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因禁戒之人乎以此為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

儲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志已備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玉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閣將使異字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觀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觀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目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卑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勗跡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珎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羨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常乃不受耳又專誣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自然然而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徒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和鵠之所以稱良璧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各聖人深恨良璧非徒東走其勢投棄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至上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乱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固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元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

喪子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
鹿有漂槽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
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靈吸
風露以代推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
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
門之視松高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
志於二儀之表延於不死之鄉豈
能屑心營近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
欲勝錫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嗟夫此里之亂雅惡緣
之奪黃也其餘啖之音曾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吝之章

又證云漢末有竿難者合兵依徐州
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難先事佛
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犬起佛寺云
云行人志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
攻見煞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縋約而自縛也夫佛
教率以慈仁不致忠信不尚廉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逆者

凶融阻兵安忍結附竅逆犯煞一也
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
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
以酒為患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
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辟猶吏人解
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
制之矣竿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
惡之獲殃耳

又證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
云云

答曰石崇之為人余所志也驕盈耽
酒放僭無度多威厚斂不恤惇獨論才
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
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
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
藥詔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證云同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
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
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愛戒
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德勇上
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
嬰兒之言矣以此而過忌勝之雄喪

取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
有矣此何異顏頰夙天夷林餓死比
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
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
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不免
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證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
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感
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
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
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
無繫步禍福之地而我心不恒樂天
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氣我
憤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
悲弘誓之義憐人之衰猶如哀矜以
德報怨不念舊惡况乎骨肉之痛情
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
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時己之深
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弘明集卷第二

集

明佛論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
佛咸以我躬不聞遑恤于後万里之
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况復須弥
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
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綿億劫
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
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
周孔書典自亮至漢九州華夏曾所
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
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
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礼義而闇於知人
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
之不臧猶興喪反之况精神我也得
焉則清井無窮失矣則永隆無極可
不臨深而未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
形筭之淺而奔秋之心何嘗有得而
乃欲率井蛙之見長抑大猷至獨陷
神於天甯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

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
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
推夫善道居然宜脩以佛經為指南
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
之實舍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
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
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
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
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
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亦
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
既日用無限之實親白無始而來又
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
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
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
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万二千天
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
之所容俱眇未其未央何獨安我而
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
也今綴彛倫於太虛為蕞胡可言哉
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
之所近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張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
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緯盡於王業
礼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
之中煥三千日月以照麗列万二千
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靈
觸之域應求治之廣感且寧之於一
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
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
為終神哉登蒙山而小曾登太山而小
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
所編專在治述言有出於世表或散
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
周之道松高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
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
守救廣之聞文以書礼為限斷聞窮
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
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
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
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
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
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
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
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張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應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羣生於譬舜之神也必非譬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應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草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腫之質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應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廣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懷有腐敗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曠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應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魯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羣情之羣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乱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蔡無惡不肆其神悖也蔡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備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卦輪應分至啓閉而燕鷹龍蛇騰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万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熟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進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置違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恠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恠乎今以不滅之神舍知堯之識幽顯於万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蔡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沉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也今男女攝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攝矣情攝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二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者昔緣所會亦必備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万族矣况今以情貫權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個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莫莫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條然大拱忽尔以正火沅玉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欬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明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傳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瞻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真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頽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未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昂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響元無響則亦情元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結紛綸顯昧眇漫孰觀其際哉衆靈盈世羣象滿目皆万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渾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踞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

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軋軋鎖仰好仁樂山底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攝既新故妙續則志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靈有若無操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拔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况自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超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通天忘行弥非真有矣况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登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咄然弥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穢弥失而過譌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溫洎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整以空焉夫叢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况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諱多也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詛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有倫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毋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毋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取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殛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曷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况過此弥徃渾沌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妙目假日而觀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墮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扶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乞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徃然後悟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
是妄疑而不歸純級枉者方將長淪
惑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老昇墜
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煞身以成仁仁之至
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
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
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漸乎乱洙泗所引應治道
也純風彌周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
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
精神理之末世孰識哉至若每季子
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礼教或
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
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
應儒以引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
崖莫匪介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
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
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
蹴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
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
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
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絕滅於煨焚今又重敷所懷夫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余時
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
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
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
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
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
言或自言其名懿矧疏通其智如神
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
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几岱幽陵蟠
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
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
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支
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
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
帝文不雅訓措紳難言唯採救伏治
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威不見于
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
之君遊浩然之世勢七聖於具茨見
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
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
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
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
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
輪聖王之類也夫吾道者上見光下
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
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
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
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據若曉而昧又措紳之儒不
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伏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因
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
天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
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偃愛之義亦
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孔老為言之閑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孔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倫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切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帝之世謂帝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帝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對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呵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鑒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先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下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條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微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闇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藉坑六十万夫古今彛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恙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慈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迴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曹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席遶江而橫避境猶皆心橫微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万之命殊易夫納須弥於芥子甚仁於毀身手一席一鵠矣而今想焉而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察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侵傾寶寶而事廟像者類奪其當卒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條

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將來浩蕩為欲何望况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瞽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使多是語實則竟無雙應安私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揣此空法以胥暴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輪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瞋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不可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出譬頑象微皆化之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八條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
於濬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切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况夫靈
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運於
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
能感詣洞徹致使輝迦發暉十方交
映多寶踊見鎧王入室豈佛之獨顯
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
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識背
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
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况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禮
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
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
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
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
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明亦當屢
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微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七九張 集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
之眾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
不滅起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万神
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
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軋
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彘犬羊之
命皆軋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
充身暴同殊無為網矣鷹隼非搏噬
不生人可設蔬而存則虛已甚矣天
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
抑其真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義惡
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差惡
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
同矣故受害之曰固亦可同今道家
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
邨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
宣然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觀
夫活人而慶流子孫况精神為然活
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然活彼身必
受報已身况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
已神乎延年所然皆凡等小人實嬰
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張 集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
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
則胎魚雖賤性命各正於軋道矣觀
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
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
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
別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
天所感矣今春犢胎孕燔燄羔鷄亦
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
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敗漁非可類
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然
以減其害踐阬聞聲則所不忍因豺
獮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置而不
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掌於豈
鍾知王德之去然矣先王撫養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損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然為衆戒之
首蒹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黃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
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教脩
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
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豐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一張 集

先重難有前報及武德後臻必不復見埃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玉帝避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治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弥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虜鵠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首無感可動以命償煞融治之寄安得妄作吹万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依歸傳嚴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思感觀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知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二張

知明集卷第二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視形燒身屬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聞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未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取不出盜跖攜節拙神象惘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跖與道孰為優乎頃棄其當年所以起非潛行惕于神明福德章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真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美聲茂實實不可稱數同在界之殼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雙應皆各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攝焉乎神

知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三張

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攝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偏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誰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庸絕其群合所遇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攝何利而其毒大告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殺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微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者城隍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遠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向謂不肖者之訛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隨髮遠

知明集卷第二 第三十四張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厭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托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喬王則傾國奉戒四眾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賤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類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弥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及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礼教焉今世之所以惕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高目考終而莊周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五十五張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日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令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齒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神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向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在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踈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感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冀并岳遐覽妙觀天宇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羣忿恚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寐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脩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五十六張

八遐故起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為謂黠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稟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亮則遠矣而可默倂德豈非感哉則佛為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礼秩望之義况佛之道眾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眾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脩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總送

弘明集卷第二 第五十七張

祇耳精神乃我身也。願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迫。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進之中。絜已懷遠。極行於今。以擬求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鑒。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黜明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用得衰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慮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疑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遇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踏躓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靈。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諸飛蠕。勤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和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八條 集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憂。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覓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迴想。所及失得。所開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四環而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免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人狀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昔知。廢其可知。遂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胤。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止乎。而憶云矣。而無宮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子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和明集卷第三 第二十九條 集

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煬煬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惚恍。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誇。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虫豕万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遂將作佛。佛固言介。而人侮之。何以斯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水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

和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條 集

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日吳不遑食北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哉我非崇塔像容養靈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覩速寶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威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葉廬山余性慙五旬高繫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

之指云今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提縈一言而霸業用遂寔刑永除事固有俄介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蕪陬鄙言以驚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二 第三上張 集

弘明集卷第三

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韓介之物不達卑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窻井者則佐遊演之量翻者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經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觀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湯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辟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寄自然無不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

精或廢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殃放酒者羅刑逼為大罰盜者枉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奸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巧錙銖之疊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然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駢驢之錫齊襄妻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轉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賢棄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食拯其懸餒而趙蒙困乏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弘明集卷第三 第二張 集

之勢譬猶濃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取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然而少正刑二并伏誅耶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熱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然然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罔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璧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然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蠅蚋整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云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然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未則韜弓聞聲觀生肉至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責實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淨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薦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集

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難曰周孔適時而然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奸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言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矧黜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迷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疎利剔鬚髮殘其天良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羣生斯何

弘明集卷第三 第四張 集

異新列根本脩枝幹而言文顯頌茂
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
乘於世教子將何以法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感倒見之為
大謬諒嗟而不能嘿已者也夫父子
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
懸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
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
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
光厥親若甫旬懷袖曰御三牲而不
能令万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
其榮近矣夫緣替以為經守柔以為
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
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
忠孝名不並立類林連君書稱純孝
石碯子武節乃金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榮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縵
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
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孝首記注
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諫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
大順於彼矣且骸放遐裔而禹不告
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

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
之泰伯遠棄骨肉訖跡殊域祝髮文
身存亡不及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
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靈之貴三
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
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
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評
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
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
烈婦德範諸姬二婦之倫免愚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
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
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繫故釋其孺髮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循簡易於
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
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攝梳之
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驚之轡塞欲動
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嬌聲口忘甘苦
意放休感心去於累臂中抱一載平
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
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
定拱默山停澗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煥曜光過日
月聲暢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
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
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傳地飛山結
流存亡應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
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眾魔小
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
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
類改瘳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
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
之於是後進之士被服弘訓思濟高
軌皆由父母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
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
既得弘脩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
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
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
牛西隣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
聖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
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懇懇之旨可謂至
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
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
疑三光之盛芒砀之滴恠測海之量
以誣罔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

人而悔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何與宗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大豈以方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投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荅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情致美但吾聞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最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然唯空衆聖在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判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虛誕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

弘明集卷第三 第八張 集

弘明集卷第三

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廣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昂氣禁之豎心作水火冷熱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微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指毫空樹無傷垂陰之茂堆村虛空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彩發華和羹以監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靈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志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威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晚死晚之實恒豫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觀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奕鳩之餘為而位懸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願以下則各

弘明集卷第三 第九張 集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喻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覽之惑亦何常無騷歸於一毫豈當反以一大增塞而更令變嗜好之欲乎乃大明無常增渴瘡之情陳苦惱驚覺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謂割析此理更由拍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任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攝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悞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觀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遠夫無常故情無所悞委妻子而為施豈有

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張 集

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恡之情乎況逗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航速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貪仰則航速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問利竟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求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明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廣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煞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捨煞而脩仁矣勵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藉之譽肆凌蔑之志固黑鯉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觀朝而播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礼

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教對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循利還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還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誰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駭膚絕其肝合所遏苗裔穀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循利而還善矣夫信者則必省域捷隨勒夷施密生法乘帛法祖生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遠關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北丘之後寧當要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藉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吝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聲其愚思制明

佛論以自默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并諸求雅旨未答周至及以為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彩飾將諸常人耳目其為塵損尚微其所引益或者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起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礼拜廢幾廢寶稱之盖升弥燈之坐淳于生所以大謬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各曰明有礼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

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為之駭恒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廣入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辟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昇氣禁之鑿冷燭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哉

答曰崩城墮霜貫日入昇不明來生之辟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真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感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感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

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四張

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朕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傍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摧殺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恡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礼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恡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覺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况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貪仰則

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五張

就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使貪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廉近者有影嚮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煞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曰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廉近為啓導比報應於影嚮不亦善乎但影嚮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音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聖就曰拘雖云西行去郢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升并力致教何為詎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視駭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

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六張

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
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
性耐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未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
也懲暴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歡
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
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
泰濁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乎周詩春
田不圖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
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犍魚嘉
礼有常祖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塋
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
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
疑法之罰述蒲牢之間為勸化之本
演君蒿之吞明來生之驗祗服野衡
而聆斯說者其處心亦悞矣論又稱
者隨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
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
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
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服而天靈
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
飾幻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
法護之潤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
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脩仁寺宰

之賄行鍾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
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
辟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
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
吾拱聽謹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
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
之本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
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
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
再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
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者舊大智誨人
不倦於此未嘿耳前已遣取明佛論
遲尋至真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我佛化畢志儒業意義
檢著才筆辯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
中區之義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
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
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
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
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
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闢文於焚燒之

後便欲以廢頌神化相助寒心也夫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
其兩君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
以成佛使跪首結衣焚身然指不復用
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徒佛
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
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卷或
可聖賢及由余曰碑得來之類將生
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
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
道而云欲以矯枉過正以治外國耐
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
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
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
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
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冒妙行故
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
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
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
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
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
竺法護之潤達于法蘭之純博吾不

閑雅俗不知當此何士然法蘭弟子
道遠未達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
云謂度文素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
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
足下謂與文素等者自可不後道遂
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
僧良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
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
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者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
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高周
之孝民墜塗炭賦逆橫流舉世情而
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
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偃人而愛人郭
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
然万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
推其偃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
之廢者雖有亂虐君臣不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棄法
性於伊洛食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
非治道而不書卜高以背儒述而不

編綴復或存於複辟之外典復為秦
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
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尚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
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
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
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
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空者
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
稱空也則万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
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
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
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又無定有凡
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
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
然所以曠焉增浼汰之清也足下當
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
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
非形之所作意有精廢感而得形隨
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
則如來雖一生向廢焉有識向万劫不

沒必習以清昇鯁鯁有子鯁鯁之
况在神明廢實積之蓋非鎰王之座何
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摧救物豈獨
不愛數十百万之說而恡俄頃神光不
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摧威應顯昧各依罪福昔
佛為衆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
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博者可
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濃今
觀經而不後其傍先灑夫復何益若
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
之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
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
也管初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
閻中見光投光赴島閻門獨濟夫佛
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梓郭
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
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威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
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傾
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
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願後毋疾由醢子
族賜滅其類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
飢引道諸國亂源竟何所殺以佛法
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牽
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
若使外率札藥內循無生證神於泥
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
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廢跡而
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
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
都之楚軒韓之國氣不寒暑風
和是食甘露是飲醴珎琪之樹飲朱泉
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
于羽列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
少矣皆可摧此之廢以信彼之精者
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歟者必不啻
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
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
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
稟教戒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弥
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
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

介耶輕以獨見微尊神之訓恐或自
貽伊阻也

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
大乘猶為此脩苦地獄經歷劫數况
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新此經必虛乎
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
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
答所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
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
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殊不
容志宗炳白

何重咨宗

重告并省大論量陣如項籍既足以
賊漢祖况弱士乎證辟堅明文緯利
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
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
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
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
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
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
惑於迂怪識感襄之運者不後心於
理表儻今雅論不因善權薦誨皆由
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

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四

集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游清四靈未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並泰陸產水育醲醑百品脩其膳著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絃紉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庀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軌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慙慙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蠕蠕並為衆生哉若

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收漁俟豺獮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齋卯虞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逆五犯是翼穀后改祝孔鈞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授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和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因知請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達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連人之目然揔庶類同号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括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珉繚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俱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張 集

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使倍官自和相符復合何非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日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老人則後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皆不禁生害繁條天理薶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頻奪所滯故設俛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識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荑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放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存功者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張 集

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攢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駢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聖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惠情理無訛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類延之白

荅顏永嘉

敬覽芳訊復判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謙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衆觀斗極復迷反廷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怙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直滋其萌孽授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識三才者無

和明集卷第四

第五

集

取於眼緣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開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屢寧備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藉俱舉言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辭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未告云人則後物以為養物則見後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碩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素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刺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煞耶今受教咸同耶告自已不煞取足市野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忽悅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否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

和明集卷第四

第五

集

悼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開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不有誠哉斯言徬暢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向慙瓊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穀山田家節際野老為傳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慙固結今復忘書往僕以輪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允應斯弘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恐兼容同弄廣載不遺萬物之志誠為優賂恐理位難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

和明集卷第四

第六

集

博愛之量耻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

而裁之上聖之切謹為垣防猶患踰

市將譯骨李俗還說國情苟未昭盡

博愛之量耻惡所加盡枯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教讓去其伎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駢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号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餘彼甄聖智兩藉俱舉旨在於斯若倘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避畏卒不能避所謂倭物為養見倭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僭篡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終萌起終衰薈滅豈與足下莖泰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善派下民之性化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二張 集

弘明集卷第四

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溢況乃同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煞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蹈實莫夫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腐郊事法豺獺耶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谷市埤平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仰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刻剝為稟和之性爛滿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村不咸慮周德先王僅能申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願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答雖子嘗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同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

弘明集卷第四 第八張 集

市將譯骨率俗選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其具申近擇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安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餘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援為高證莊周云斧鉞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遐惡及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地物草冠百神安宜作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宏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谷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僞前白老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害惟子之取丘亦取之重答顏永嘉

弘明集卷第四 第九張 集

吾少信管見老而弥篤既言之難云將埤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麟翮厚意垂懷慧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

臨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
鯁野人觀其缺豈伊好辭未復云已
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
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
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
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避世無問非厚
載之目君子乳乳非蒼蒼之稱果兩
儀同託亦何取於立人但受在中和
宜應君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
恥惡盡枯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
是許體仁者為三才尋又云儒札
未復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
人其猶不及雖蹟之指高下無准故
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
圓首方足宵視匪殊惻隱恥惡慈愍
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
繫士此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
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
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持靈之神
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

和明集卷第四 第十張 集

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
若執此生名必使徒衆則混成之物
亦將在例耶又方謹為垣防猶患踰溢
况乃同不設俗以充侈志方開所泰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俸物之
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
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將譏聖人也又云帑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剗剗
為稟和爛瀟為翼善夫極塵重粟宗
社三牲曉鄰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
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
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難此事不可煩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願此惟疑宜
見正定尋來言似不嫌有鬼當謂鬼
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
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
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
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
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又云後身者或可不敬與慈護之人

和明集卷第四 第二張 集

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
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
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
多採譎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耶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
以教善亦徒之勢猶影表不慮自来
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
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搜狩未根慘虐之性天
官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
而淪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酒腴良庖
提刀情怵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
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
教而祇扁義唐之紀埋聞同孔之世
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
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葷羹曾無
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
宜簡捌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
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也
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
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
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

和明集卷第四 第十三張 集

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

二村世人驛骨之僻非本義所繼故

生若猶受之繫說不執師訓何獨得

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
報之意別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
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
地慶周地物尊冠百神斯言宏誕非
本論所及無乃素師將通行人言肆
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
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
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廢物及初結繩
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
犯違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
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
發華王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万年
慶者初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
識者明君澤被万物龍章表觀鳴玉
節超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
考槃阿閭以善其身然鷄為泰耶寄
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
屠羊鼓刀凌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
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
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懼徒疲役
而靡歸係風補景非中庸之羨慕夷
眩炫連通人之致躋膜揖讓終不並
立竊願吾子捨魚而遵一也及蜀梁

初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一

初明集卷第四

二對世人驛骨之辭非本義所維故
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
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岸所可探抽
徒以魏文火布見列異世勝循緞顯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
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
鑒堅精難復疑聞耶寫餘懷依答條
釋事緯殃福義難胡華雖存簡章自
至煩文過此以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
擬地及三議天位然而遜世無間非
厚載之目君子乳乳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同說亦何取於立人但及在中
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參畫兼卦
終於六爻參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
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
出處明之故遜世乳乳潛藏偕行聖
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
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同說立人無
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

初明集卷第四 第十四張 集

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賴師訓何獨得
之複卦象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
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遜
世乳乳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
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緯察立
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
若徒有中和之及竟無中和之人則
爻將何放若申和在德則不得人背
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
三才尋又云偽札未獲上附伊顏宜
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雖蹟
之指高下無准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德仁義之
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
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惟復是問四
彼域中唯玉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
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兼束魯階
義備札理不允俗何由上附至位依
西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
生品來論扶姬議擇故兩解此意真
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自
資接暢神功影嚮大業行藏可共嘿

初明集卷第四 第十五張 集

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識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謂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答曰夫陰陽陶氣對柔賦性圓首方足霄壤匪殊惻隱恥惡愆愆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為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之實霄壤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踴躍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愆愆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特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索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患人繫士此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繫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湯答曰已均彼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

和明集卷第四 第十六張 集

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照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豎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儀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

和明集卷第四 第十七張 集

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軍作皆出聖人躬為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倫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裡廛重粟宗社三牲曉鄰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脩上藥而已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可煩去於世耳

釋曰神農定生周人脩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指舊剝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脩草石然莖藜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煩去於世猶是前擇所云不能

和明集卷第四 第十八張 集

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招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手揮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未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号比獲三論每來益眾万鬼畢至竟未自答雖啓告周傳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嚴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滂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

弘明集卷第四 第十九張 集

捐之聖言多採譎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

釋曰慈護之至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愆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儒於擊決足下列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聰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捐之復是未經詳思未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余曰碑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恠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獲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弘明集卷第四 第十九張 集

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微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飭有甚於順時之煞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眾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扁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莠秦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凋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二下張 集

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失違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玉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關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廷乎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頻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愈為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違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頻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散憐愍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未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慈泰是甘拯溺出隍眾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遇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三張

情既少熟能遺賢利之言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問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按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有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道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扶姬釋吾亦答兼戒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申彼釋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即道言肆或不在此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三張

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薛弁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閼世載已不可原况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弁此又所不得安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廢物云云

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繫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踞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尊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申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衮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無無謂宜捨

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十四張

答曰蜀梁二升世人驛胃之癖非本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想多恠然二升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祇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作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歛忘其煩貪復恚心

弘明集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二十五集

弘明集卷第五

墳

羅君章更生論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万地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脩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泯

復不成不知還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乱其性弥遠故其復弥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哉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所厝其意與己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使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万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答孫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妄言詒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和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虛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手足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况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微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况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尸隤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虛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生為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

和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弥貫群生瞻而不置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万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於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无神矣草木之无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非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和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煩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弘明集卷第五 第六張

子既辭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令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殞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高劫無等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過則請後塵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七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徃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識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識應有始既為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无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易歸其宗相與為悟而自求微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覽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無德行早发无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内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會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无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近可不悟哉桓君山新論形神自釋以為身山未明無人之辭後之言者乃附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

弘明集卷第五 第八張

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日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妻愈耳辟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兒全乃久余見其傍有麻燭而好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母滅而竟燭燭无火亦不能獨行於虚空又不能後然其好好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内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其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膏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磨欲滅即自整視見其皮有剝鉗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弘明集卷第五

第九張

續

墮落矣後世遺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死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日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見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日火則從一端起而入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漆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變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入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為灰或為炆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伯師夜爇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炆炆炆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張

言人衰老亦如彼炆炆矣又為言前爇麻燭事伯師日鐙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彼自爇續余應日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鐙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慶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技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鍛傍脂以添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爇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肥顏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莫獲益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揆相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水凝詣沙

弘明集卷第五 第二張

門抗禮萬華所明理何驃騎有答

論名在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康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

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

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

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

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

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

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

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

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

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

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手有其

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

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

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十載之否

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

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豈日淵鑒之

待晨露蓋是申其同極亦廢後之君

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處之人凡有四科其知教通物則功

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

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

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

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

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

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

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

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

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

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

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

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

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

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

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

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

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

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

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擔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趣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趣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孝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去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万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弥廣而形弥積情弥滯而累弥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攝治恒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曰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沍涅沍之名豈虛構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始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始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末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間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煩設况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摧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竿雖抑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弘明集卷第五 第大張墳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摧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元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同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極名万化之生滅故在子日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弘明集卷第五 第大張墳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乱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俦神也者圓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庄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斲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庄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

弘明集卷第五

第大張墳

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元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墳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教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墳

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况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蹊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輟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脩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綈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墳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
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返已
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
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
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
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
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
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未移應難難辯袒服既彰則形隨事
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
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
袒服薦其誠而開其邪使名實有當
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
於父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
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
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
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
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
則情礼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
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
般般之妙跡而衆談未論或欲革之
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四張墳

弘明集卷第五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
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
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
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
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擇
之與周孔漸世之興遺俗在於因循
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
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
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
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
男輿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
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
想更詳盡令内外有歸

遠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
令精義並順内外有歸三復斯誨所
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
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
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
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
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五張墳

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系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簞之仁內延
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
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
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
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之所通
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
君親從此而觀則内外之教可知聖
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
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
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
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
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
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
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
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
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
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
而屈申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
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
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
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六張墳

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造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礼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說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幾方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荅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煞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攝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張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荅曰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旨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无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應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言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亦無生可煞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儻以盡神運下鉞而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張墳

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愆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聽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地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言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九張墳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无情無痛痒之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弥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乱而况舉體都亡乎是故同姓相乘共生離隙耦心未冥則播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惑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弘明集卷第五 苦學張境

弘明集卷第五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煩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格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日現報二日生報三日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末大方以先為善龜博綜內籍及三隅於未聞師友仁正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頃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衆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報孽見福疑似之強於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十三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頻集或有棲遲衡門無聞於世以安步為與優遊卒歲而時來无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金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舍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行變疑難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機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愚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墳

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臣父之不吝仲由顏冉對聖正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而遺受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蹕而未離于測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疋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墳

弘明集卷第六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折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素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親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識世之開發五橫之論而沙門无事根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豫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閑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滌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胷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

樊邈世務而高蹈淪真素則夷齊无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无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無无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浪若薰蕕同筵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類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无有校僕之所致恠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飭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授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无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汲无斃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

胡集卷第六 第三張 續

頗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无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勸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有膳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地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覺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答主人撫然有間慨介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

胡集卷第六 第三張 續

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未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嗽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无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秋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和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号多士乱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吝賜也貨殖子也難彫由也凶悞求也聚斂住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

胡集卷第六 第四張 續

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凡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鷄臬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无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覆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義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又去蔬食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无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瓠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

弘明集卷第六第五張 墳

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螻蟻螯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壅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結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駢功此等直是違俗道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起諸人取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竿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義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已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睨衆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弘明集卷第六第六張 墳

落踐抽簪之日皆心口獨擔情到懇至雖生死弥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糞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頡頏體脩圖足其間何能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姬宗盡誅四兇之暴合朝流放此何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知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千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環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疇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无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麋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李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

弘明集卷第六第七張 墳

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无疵癘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无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率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竟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奸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乱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謬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竟魏魏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懷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峻術襲商君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无綱紀制太半之稅家无游財設三五之禁脩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

弘明集卷第六第八張

誘喻一則迫脅且眾生緣有濃薄十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云會盡有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貞材以求堂宇之飭精簡種子以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墻堦之處是以知三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蔬崇无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饒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

弘明集卷第六第九張

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默以怖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伺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瞽瘖瘂之對幽處弥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隼川無扣浪之夫谷无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倉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恠太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玄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乱真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頽溺

弘明集卷第六第十張

拔幽極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
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豐灑則九
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
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
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
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
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
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弥淪而理與
之乖德苞无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
自畢沒齒不悟盖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不覩其明雷電振地而聵
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
宮商之音幾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臾開聽於後
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
衆人所悲寧可悲之所先於是遂巡
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
弥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
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
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
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
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
觀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墳

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道上有為夷夏論明徵君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
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
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
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
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
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
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
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
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
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脩乎
莊生七章而得一盡虛无聞形變之
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
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
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
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
漢之妄姦延魏晉言不經聖何去真
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
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
之說也非方便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墳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
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
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无妄
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
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
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
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
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无
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
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无窮老止
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
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
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
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
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
挾覓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
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盡祇多
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墳

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
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
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
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
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
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
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
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
泐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
先革顛孫膺訓表志學殷夫致德韶
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
况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
恒方而迷深動躡矣水陸既變致遠
有節舟車之辟得无翩乎而刻舟守
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咸以禮申孝教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
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
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
申禮則是孝教之典在我為得俗无
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无必貴
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
成獨說徒欲盡溺於凡觀豈期平理
於聖言耶

論曰涯涘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无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
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濫
辞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誠哉
是言其諸誣說倍慢欲以苟濟其違
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
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
金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
是其託術驗之而竟无觀其然也又
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曰補天曹
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
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
為乱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
神變化俗恠誕惑世符咒章効咸託
左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

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无依考
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
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乱已甚矣
客既悲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
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
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
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
棄貴尚事正其分虛无為本柔弱為
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
高入世皓氣養和失得无變窮不謀
通致命而致達不謀己以公為度此
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
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
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結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
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
類大若麟鳳恠瑞小則雀雉之化夫
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
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
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容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
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无為皆將以
抑其誕妄之所自来也然則窮神盡

教回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屏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和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竒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及流而邈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剡難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境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見，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雷幾氣，况驚舟失拖於空壑，山足无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其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頻首懇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境

不待獎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網為和過此而能與仲丘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畜積抱懷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况。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无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无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无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弘明集卷第六 第九張境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鳬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駭馳佛道未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自應庵中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无悔於道本

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曰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畱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道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子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祈既起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知而不知所知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象神精明駭動識用沉蕩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疑通

靜靜唯通也則照无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前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甯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无二鳬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无二親情故
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
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
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
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
其情尊其所无漸清其順及物有潛
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盡舉而致南
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
老氏不盡乎无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
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
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
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
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則鳧
則乙

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
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
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張 墳

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
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
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
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識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庵巾環杖悠然目擊
儒墨閭閻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閭田非文王

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閭其別有尊者
乎況夜戰一鴻妄軍鳧乙斯自庵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
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

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
勤務唯佛專氣抱一无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

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
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

弘明集卷第六 第四張 墳

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
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
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

未殊為本未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

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

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

思潛師夜以遂晷掩天城恐難升之

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

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

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

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

然去留无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

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

輒復往研邊承來排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識

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

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張 墳

清其順

周之問曰：昔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无老氏之署，有題无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駢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極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近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藏然違誰尚靜涉累寶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上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權自寢足矣。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卷 續

弘明集卷第六

下猶欲挽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言源與誰通？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而空，虛无識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雨，靜既雨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卷 續

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无所問然。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无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无，非極莫倫。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卷 續

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龜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盲目擊高靖无存老跡盲跡兩士索宗无所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末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必文可見矣將必於道章而得之乎為必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必而玄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証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十九張 增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圖道故先屬垣耳際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擇本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存義本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教覽夷夏之論辯權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官商有體玄致豐豐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竭闕幽宗苦思探蹟无階毫楮但鏡復逾三味消鄙惑聊述所懷庶聞後擇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沮洳長生等无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譏剪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十九張 增

華廢犯亦猶至謹鳥豎非所宜勸請誠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辯教明筌此皆開漸近方未脩洪拓也且垂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歟必歟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開睢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軌釋迦之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露慈澤皆來生我國我聞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覽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濤惑无出此法是以常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十九張 增

謬擊瓦釜濫諧黃鐘耶心不設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袍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鳴抗報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辭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導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无箕擲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數文與籍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簡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眾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蔭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溫涇同於知命是以未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軀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誥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竟興可謂指重迹為蒼文餌螯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方相森陳若干峙立其指无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炸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

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擇究詳測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擇李觸類長之爰至甚并敷佛過精旨愈昧夫飾積質玆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主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珠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申檢玄符為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瑤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譴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安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淙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上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于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无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且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圭教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思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崖之制未報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年互傳教數明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對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掇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食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五張 墳

可長唯在五干之道全无為用無為用未能違有遺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其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今古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一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反乱一首聊酬啓齒

乱曰運往芳韜明玄聖芳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指指大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補兮殊材歸數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下和慟兮測側豈偏允兮楚屬良篇幾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五張 墳

弘明集卷第七

墳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万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速獨覺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乎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類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遞相牽掣今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懸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无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万會自會而為稱則名雖以為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无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无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袈裟豈足論哉所可為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袈裟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和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不裁閑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食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无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弘明集卷第七

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義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開涉良由彼此兩足无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弥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觀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頹君目无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弥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茲條世衆生黷所先習欣所新聞草面徒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餵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内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而橫厝非貶妄想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二賢推盡佳反解材之勢縱復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措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摯踞為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盤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路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為正真何理鄙謂既衛畏聖之藏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古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與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去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實難明故子路有問宣丘不擇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奔無定為恨三也又去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研惑所言乖當為恨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107

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
覺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
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
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
天龍俱靡而云昧者覺前亦又近誣探
蹟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
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破惡之方吾无間然夫惡止善
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
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
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无
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
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
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
忍對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眼
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
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惠旨但道力
對明化功弥遠成性存存恩无不被
泉鴻草心感无不制而云唯得虛受
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者不悟狹劣
傷道耶技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
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恨七
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

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
法麗妙兩施繁約共其有曲法細誠科
禮等碑精麗橫生言垂乎實為恨八
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
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詐
齊晉之子刻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
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
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
弄賢於慢遊誦誦勝於戲謔尋夫風
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
誦以得通諸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
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
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
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
自釋想望君子更為申之謝生亦有
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
代正

疑夷夏論諮碩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
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
練之談也至於就尚端冕之飾屏破
翦落之素申以警跼之恭辱以孤躡
之肅控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

雖美平恕之情未為致會之源既坦
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實望
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設披經說理
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衰明佛教
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冒為
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為指不知彼
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
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无偏
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象
可襲而瓔珞難垂者哉自貧來多務
研微沉著絨卷巾懷逾十載幼習
前聞零落類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
每獨慷慨遇夜輒啓且忘寐而清心
遠信經書彌篤若夫信不泐理則輕
泛无主轉誦之賓因斯而起是以聲
率枉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導
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警蹠聲折侯甸之恭也孤躡狗

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文
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辨侯
甸之容可謂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

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對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乎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无施而可慈敬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饒行道非微凶之宅服冤素餐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无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无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或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於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无生即無死无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教文而博道教教質而精精非虛入所信博非精入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无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廣入所能信精猶博也豈知通所獨聞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竟前疑曰天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為鑽賞所業陶有序者為資昧耶為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

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况難章所宜更辨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對懷則師佛為長慈系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狂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宜然復會未知殘懷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齟齬成刻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微而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微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戒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平別故

羅雲慈意非假東光發蹈西虐豈鍾
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
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
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去踴夷之儀婁羅之辯猶重謹焉
聆何足述劬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
感和雖敬由禮中而禮非敬也和同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
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
之運不與二儀並位益以極煩權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條
形容苟造其及不嫌殊同今狐蹲狗
踞孰曰非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
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
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坐禮章未
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
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
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
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
俱遣尋其言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滿
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
波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賊比類車鳥

引明集卷第七 第三疏證

研復逾日未恆鄙懷且方俗殊前豈
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推與微
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錄故傳
授世習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
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
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重
讓之尤為眩之謂婁羅之辯亦可知
矣一以此明達極可齊兩差兼除不
其通乎夫義與測微非所宜參誠欲
審方玄正聊申一往耳傾心遷行達
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
照如發矇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
趣辭豐義顯文華情爽每研讀忘倦
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
作也然則察其旨歸疑笑良多僻猶
育子珠懷懷亦救而反以為獲寶器
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
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乖甚焉
見論引道經益有味如昔老氏著述
文只五千其餘清雜並淫謬之說也
而別攝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

引明集卷第七 第三疏證

創寧為真典廢更三思儻其感論
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
摩訶迦葉彼釋老子光淨童子彼名
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
吾子見理未和故有所固執然則老
氏仲尼佛之所遺且宣德示物禍福
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
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
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
數妄以迴入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
故為善者索深惡者多矣僕謂指紳
之飾罄折之恭殞莖之禮斯蓋大道
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
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
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
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
寧足加哉夫勇猛之容孤蹲之敬外
況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羞貨財之
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
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失故廼剪髮
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
元德孔父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

引明集卷第七 第三疏證

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
教之齊嚴吾子比之孤躑厥理奚微
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
譬猶持瓢欲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
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
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
能端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制无期哀至便哭斯
乃上古之純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
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
有識聞之莫不覓余而笑僕謂天道
不言聖人无心是以道由人而非道
知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
寧有不周而去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譬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
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
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
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
物共育導人俱致在我秋以均響處
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

弘明集卷第七 第五十五張

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
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
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畜豎孤犢之
聲於是奮耳掉尾踉蹌而聽之今吾
子所聞者蓋奎蝻之音也夷夏之別
斯旨何存又云下弃妻孥上廢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
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語
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禋祫皇考然
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
臺韻法晨宮札拜懺悔祈請无輟上
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
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
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
推如來談以為空設又云刻剋萊門
守株道士室爭大小手相彈射披撫
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
夫外道淫奔誇誇終紀沉晦不遷淪
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堙落公因聖
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取昔
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騁不獲
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
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辯

弘明集卷第七 第五十五張

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
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過風則飛細石
在各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
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
霜而落茅松拒歲寒之不凋信矣夫
淫欺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
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頗回
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邪
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
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耶寧
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
各是一街佛子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直會无生無生之教除无死之
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幾以
加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
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
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屆故謂之切
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
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
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糧以修仙
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无絕殺

弘明集卷第七 第五十五張

之訓矣是以蟬蟻不食君子誰重蛙
 螭以歲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
 歸終吾子獨亡不死何其貴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
 有蒼梧之墳仲且有兩楹之夢曾參有
 客足之辯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
 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
 嘗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去麟
 如麟何耶答云麟麋身牛尾鹿蹄馬
 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
 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
 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
 惟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許周人
 懷鼠以賀珠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
 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剋允又云殘忍
 劉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
 為易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為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誠藉
 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
 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
 強梁劉復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七張墳

愍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
 僕謂宜宜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
 為真典佩紫纓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閭
 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煙妓以
 為療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
 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
 長保何其乘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
 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
 何為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
 相領解猶在喧鳥聒何足述効僕謂
 餅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无羨於甜
 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耽椒
 蘭猶吾子淪好姪偽寧有想於大法
 夫聖教妙通至道測博既不得謂之
 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无彼我之義
 並異同之說夫夫言猶射也若苦之
 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去
 重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
 顯行无道妖姪喪禮殘逆廢義賢士
 同志而愚夫輟偽迴心好疇盈室惡
 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

弘明集卷第七 第七張墳

告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
 自招淪喪
 我華論折願道士夷夏論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應
 人間志揚洲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
 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
 變也則能令軀以倒覆促延任意若
 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
 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
 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
 之谷未填慧陽之日未曜无明之雲
 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
 君既解猶常品而山号居士乎貧道
 遙食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
 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
 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大壇希囑
 故况而此所論者中无玩文之農識
 無鑒幽之效照无寸光澤無露潤万
 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重莊思獲
 心間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那優
 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苦李繁子而枝
 折藥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

弘明集卷第七 第九張墳

成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号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拙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无穷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香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香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冥跡曉關崧委重軒故放彼方國指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廣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還照白日覆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豫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甯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正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邀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窺見之眾誅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乎人間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元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騷濟之醜西有羗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演表南則極乎空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洲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起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起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叵易真法莫移正禮叵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无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巖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

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无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室為宗老以太虛為奧佛以即事而泐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奧故有中无無矣即事而泐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无靈神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无无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宵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止身也道无靈神故傾願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今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動而穢佛經則和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涂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真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摶類扣齒者任

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
符章合氣者對狡之窮也斯則明闇
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正侶迴涉
清衢貪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
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七第五張墳

弘明集卷第八

墳

梁楊奇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邇萬化无際塵遊夢境淙
惑聲華緣想增需矣識明政由淳風
滴薄使衆魔紛覺矣若矯詐謀榮必行
五逆威強導昧必施六極垂氣靈滿
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
載鬼率之名閭數畱種民之穢漢葉
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歌攬
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
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
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洛之渣
糝淪涓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
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
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
能據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測海生民之日
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
於冥塗弭塵賊於險澤沉靈舟於信
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華凡
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恠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
帛便與其經貪者造之至死不覩會
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
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
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
公孫遠冥雲波析候通仙影響无陳
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
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慙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
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
能无終况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鱗蛇所
喻子衡奔尋无虞畏負清議之報議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
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山嶽集闕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衛
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族駕展華介
各還所治淨心特行存師念道衛便
密抽遊胃鵠直衝虛空民獠愚蠢貪
言登仙歿死利生欺同天地

合炁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

妄造黃書呪癩无端以伏輕誚

五成日月明出於宿入冥冥然入冥冥通神氣布道

有漢書代者又其後我者而後至甲子紀為癩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魁魁乱俗

被斥燉煙後至孫恩俠蕩滋甚士女

涸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

消况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

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无忠貞

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錄

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侯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真宗雖晚聲華易感緣累重淵獄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續

弘明集卷第八

德輕風露如黃巾等為望漢室反易

天明罪惡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佐為野廩所突末後孫恩復

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當帝貴之

重作雲警於幽實發妄想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

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

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妖不勞決辰

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魄務

依明德道无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

行醉酒沒故如此頑贈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捨沙石長

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

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許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

明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

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戎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效竹草其氣是以至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續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辭致誇慢鬼蔽去左佩大極

章右佩嶠吳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

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展

入請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

拜清廟

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

子魯戴絳盧悚默標孫恩孤虛並矯

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刑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

立米民世人廩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

魔孽又塗炭齊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

故制斯法乃驢輶泥中黃鹵泥面植

頭懸拂埏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

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實

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

塗接頤懸糜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

墓門解厨矜身與食懷吮班之態昔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續

三

卒鬼車鬼民鬼史鬼道此是子魯經於盛夷作此名也又天師像師兩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也又道士官女官道父道母神若此是合志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力祭酒此是時德化名也又黃道三洞法師長安僧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林度世民王翼期作此名也又道士是隱微名也又隱微名也又天公地公及諸目是太平之道五則米道大道道鬼神若此作賊時假成名也又隱微名也又五利將軍若此作賊時復稱之也

退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憤取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命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削除豎目先生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葉命薄春水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漱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城崇之原洲鬼鵠以為灾渡危厄於遐川檐釣星於懸壺雪丹章於華山乃蹙蹙眉貌謗詬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先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實祭酒頑巾精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頹廢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瀾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去變恠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輟食之思冰河靜灾念之聲

輒作寒暑亮俊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越兇邪倖符章竟作懸門佔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大獄生出鴟鴞瘡痂精骸骨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畱即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脩照聲曲

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東覽劉記室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陋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通無生可異詔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導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慧聞者應其必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異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過乘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天際神聞感飛度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剃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奔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為黑。不亦內乎。夫佛家之孝。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奔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服若之教。業勝中權。若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奔妻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恠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為興造。无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見人不莖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无。四等引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誰言之訛。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南會諸侯。玉帛方

國至于戰伐。存者十君。太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无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亥嬰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弃。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棄道果同。列孝於梵業。是以諸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驢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指。故知瞬息盡養。則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无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祀雖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墓之中野。封樹不修。豈斬元紀。豈

可謂三皇教民。奔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元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三有覓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生之體。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覺從之。兇先作沙弥。其母後作阿瓦。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指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疑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

道奔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脩德故屈尊礼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重武故尊不加也繼弁輕冠本无神道介冑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恠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託其頭名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禪後改為佛而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來門僧禪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弘明集卷第八 第五張 續

聲之誤也以屠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平改是以於穆不記譯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非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元二對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鹿豕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元始而道放无窮者也按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對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餘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兇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形何愛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橫行毒流万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

弘明集卷第八 第五張 續

為酷覆載元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眾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教農敷治未聞秦章堯舜綰政寧肯畫符湯武禁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弘明集卷第八 第五張 續

真境本固元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松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元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元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擁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廣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惣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寂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弘明集卷第八 第五張讀

弘明集卷第八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公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同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竿况効陵魯醜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致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謫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鈞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灾姪術厭勝對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派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力瑞無虎竹而濫求祖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七則竭國世平則蠹民傷政

弘明集卷第八 第六張讀

萌乱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功指於方寸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層齒按以形迹精廣已懸霰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廣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禹朱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勳三破論十九條釋僧順論云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以生為患夫欲求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為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斂其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張讀

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孥為累軍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孺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孺凡夫之種若孺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弃孺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帶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為髮膚之戀尚或可弃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辭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八張墳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願之情還

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後類申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真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巨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屠

釋曰經云浮屠者聖瑞靈苗浮海而至故云浮屠也吳中石佛泛海儼來即其事矣今子毀苗像之苗為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懲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苗之相類亦何以殊

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九張墳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乘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乖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乘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梅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率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負寢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日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經負佛經流布闕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

弘明集卷第八 第二十張墳

謂胡人不信虛元誠非萬論君子自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去剃頭本不求佛為服西胡今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歧行喙息咸受其賴喘喘之虫自去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去云宜急滅其舌亦何勞提耳論去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者也

論去八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詔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去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倫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擣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廝殺此即破家之法矣論去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逆接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去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士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誦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去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况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論去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去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侵

釋曰噫嗟何子之難喻耶左傳大言者身之文莊周去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骨懷濟介无寄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奔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憚或投施林野委身饑歟或靜節蔬
食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无上
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
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願非
吾子所得開闔也避後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
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无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无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
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緣者自
就无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
之徒蓋是培塿介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去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
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
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
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
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
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
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
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
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
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金
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乱我經文度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倫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躡居
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
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
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
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
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九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及興流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并答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及興流

夫神道冥默宣屈固已絕言心數理

妙柱史又所未說聖非智不周近情

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

宿業後世通辯亦論滯來身非夫天

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

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

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

其用斷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

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

精求手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

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貴先天垂

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

微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

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續早念

身空拙心內教每食法音用忘寢食而

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
頻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觀萬
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
徹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
合奚心不辯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
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
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儻之
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
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
惑所以釋焉夫涉行本乎立信臣

愚心闇必發大明明不致起起必由

行行不修修必由信信起起必由

伏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

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一信

自行行善造信立由乎正解臣

果謂之行也信立由乎正解臣

將何取信故立信解正則外邪莫擾

之本資乎正解信解正則外邪莫擾

是知內懷正心正則外邪莫擾信立則

內識無疑臣

將何疑乎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

果臣

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

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精乎以其不

明故終歸妙極臣

之謂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无常

也

臣續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
常精神法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也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日別那是天竺國音連連之極名也生
而即滅寧有住乎故神名數曰比丘即
暗生也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
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

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故

知神識之性湛然不致湛然不致終

果也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臣

善是也二一曰緣因是也二曰正因為

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也其正因為

正曰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神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

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

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續曰洵汰塵機本識則明明間相

易謂之理也若前未去後未非之謂也

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臣

為目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

無情豈无明之謂臣

是非匪情英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

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或故知解或存

既謂无明則義在矣故知識慮應

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无明

日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亦外塵故

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无明因斯

致稱豈言而无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

其異用无明心義不改臣

用非體論非用 將恐見其用異便
謂心隨境滅臣續曰或謂者迷其解用故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解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續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片其迷識而抱滅之徒未嘗論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續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善片其相是知前惡自滅感識不移後善識生聞心莫改臣續曰未嘗以善惡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臣續曰若善惡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臣續曰生滅因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然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續曰雖復用由不同其然莫異也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續曰成佛皎然狀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序

神明集卷第九 第四張 續

內兄范子真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子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杜伯閔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恠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按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同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子剋敵得雋能事畢矣又子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余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神滅論

問答者論本客主之辭也難者今之可問

問日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日子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日子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

神明集卷第九 第五張 續

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乘焉喻矣子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及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甦甦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即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動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解衣可吳而負公出或理所不容呂尚夢射月中諸病是也或先覺未地呂姜夢天名其繞門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失為士曹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三

神明集卷第九 第六張 續

或乍驗下否

鄭宗夢得傳說漢文夢獲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測易以

約通難用理檢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介潛靈外絕觀觀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无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較鑄陸斷光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刀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无刀名殊而體一耶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於辟理實乖矣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墳

弘明集卷第九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无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元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知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知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墳

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

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榮後枯何耶絲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无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墳

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

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

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

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

謂質有知乎凡有皆以神知無以

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裁覺榮

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

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

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

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風人含一靈

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

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

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

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无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尔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

二乎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五

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摠為一人是非痛

癢雖復有異亦摠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

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

於耳分也

問曰慮體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

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无本苟无本

於我形而可適寄於異地亦可張甲

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

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

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六

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

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乱猶孫臏則

趾兵略愈明盧浮解腕儒道方證此

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

神任智以侵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牙

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

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牕招風西

樞映月主人端居中靈以收四事之用

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

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

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

然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

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

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

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

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器用各異也

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

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心

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

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

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

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七

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勳華之容龍顏馬口軒臯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聖人區分每異常品非唯道華群生乃亦形起万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妄

問曰子去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丘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鵠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介項陽自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自无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負極理無有二而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驕驄盜驥

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徙孝子之心而厲媮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娥恠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眾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又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鬼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丘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鵠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鵠号鸚鵡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自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

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

純軀臯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乎豕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

闇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

怯愚智志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瞍

頤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

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

无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拙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唯斯而

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言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

於此惑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來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

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

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委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

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祿之期友元
還東之報務施不閑周急立德必於
在已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
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免率之樂故奔
縫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事
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
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
於土木所以斯究佛勝頌聲尚權惟
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
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
自有悅余而無求也不御去也不追
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蠶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
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
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
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
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
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玄釋氏
蠱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
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
務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為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續

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
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
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急為
美若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
浮圖又亦種殖無地凡且猶知之況
我慈氏寧樂余乎今守株棄門迷督
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飢者不錫
以糠豆而竟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
之佛親戚棄而不眄祭祀廢而不修
良繒碑於刹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
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
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
号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
降福子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
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
失於詐成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
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詐責韓
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
濤而毀舟楫也今逆悖之人無賴之子
上同君親下虛傳類或不忍明憲而
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
遂悔其穢惡化而還善此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續

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
如斯人者猶以一簣掩德蕪而弁之
裁犯虫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
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伊公
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黜
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
沒於小過奉上及於惠下昔弥子矯
駕猶以義引免戮嗚呼曾謂靈近不
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
非仁人之誠也若能監彼流宕豈不
在佛觀此禍福悟教開誘思息末以
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
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
之佛矣

難范中書神滅論 曹思文

難神滅第一 范答

范答第一

重難神滅第二 重難

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
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
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

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續

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季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止而神滅者乎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媮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言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

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目而為有臣宣屋云天可欺乎今樓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果其无樓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媮薄之意哉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萊蕪蒧祭祀其祖祢也禮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无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自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祀也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置懼不能徵折詭經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答

於曹錄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豎巨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史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上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速故不以不飛神無所關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言形滅即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

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无事耶謂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病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胡蝶是真作飛虫耶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轉轉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藏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返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無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在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閣闔郢外第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悲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童子而言曰骨肉歸于上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无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

豈必其神與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无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教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祀壇墠以薦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因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教嚴父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煦於上風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丘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弃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

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无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臣而爲有臣宣丘去天可欺乎今禮无神矣而以禮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欺妄以教何達孝子之心屬媿薄之意哉

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禴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也

思文啓始得范縝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无以折其鋒銳仰塵

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續既背經以起義乘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乘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右 詔荅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蛭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史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形止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无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禘之妄耶難曰蛭巨虛是合用之證耳而非

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蛭非虛也虛非蛭也今滅蛭而神不死斬驂騑而蛭蛭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感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蛭巨相資也是今刀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刀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微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无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殺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

虞之君无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大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禘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嘗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殒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无用禮記有言多矣又大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自送往而哀又虛浹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荅者曾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之日依如論言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浹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无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爰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弃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

何哉論古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
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九

第二張 境

弘明集卷第十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勅荅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大梁皇帝勅荅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无佛應設
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
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蹟神滅之
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
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盡瘡疣空致詆
呵篤時之至驚疑於往來滯梵之龜
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論蒙急而爭
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
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
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
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
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
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
誠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

墳

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
未曉理涉旦而猶昏 主上疑天
照本襲道赴機垂荅臣下旨訓周審
孝享之禮既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
之言復闡紂協波喻之情豫非草木
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讚也釋
法雲呈

臨川王荅

得所送勅荅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
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
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
寫對更具披排蕭宏和南
建安王荅

厚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天識
照遠聖情淵發伏覽玄微實曉庸昧
猥能存示深承薦顧偉和南
長沙王荅

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審言淵疑
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感見訓誘蒙心
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戲眷
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荅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

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荅臣
下一本權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
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
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万代之舟航
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覈比展具以
呈也沈約和南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荅

岫和南伏見詔旨荅臣下審神滅論
歡照淵深動鑒機切敷引外典弘茲
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
稟仰十方讚并異見杜口道俗同欣
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
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荅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審思機深
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氷消指事
造言共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瞽蔽
凡厥合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
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荅

辱告伏覽勅荅臣下神滅論旨高義
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
聞有自來矣非唯雷同遠大賡激天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旨而已且垂荅二解厭伏心靈薄燭
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
述且得同象不溷於其真內外无紛如
之滯寔懷嘉并猥承末示佩眷唯深
王志和南

右僕射袁昂荅

辱告并伏見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奉
讀循環頃醒昏縛夫識神冥冥其理
難窮與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散
內尚日用不知况乎幽昧理歸惑解
仰尋聖典既顯言不无但應宗教歸依
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逮於不
無論無斯何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
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
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瞭然未
之三世不滅之理弥著可謂鑽之弥
堅仰之弥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關群
迷反路伏誦无斁儼蹈不勝弟子袁
昂和南

衛尉卿蕭昂荅

辱告并伏見詔荅臣下審神滅論夫
三世雖明一乘玄遠或有偏蔽猶執
異端聖上探隱索微擬神繫表窮理

弘明集卷第十

第四張

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辯析詳旨典與
豈直群生靡惑實亦闡提即曉方宣
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
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荅

天旨所荅臣下神滅論一日粗蒙垂
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
義入神文義兼明起深俗表仰詳三
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
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陸果荅

果和南伏覽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
夫從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實絕
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惠遠廣
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踳淪曠稔寢聰
天縱聖照生知了根授藥隨方運便
遂乃辯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
俗學便澆俗以況道惑資外文即就
外以明內任言出奇因所據理固
以城塹三世負荷群生現在破闇
當來摶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刊片言
之益豈可觀縷生因景慶至德同時
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

弘明集卷第十 第五張

薦念陸果和南
散騎常侍蕭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 勅旨所答
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
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
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
經亂俗不為自壞誦讀藻什頂戴不
勝家弟聞短招誓今在比理公私煎
懼情慮震越无以仰贊洪慈對揚精
義奉化開道伏用竦作著并覃示銘
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二王常侍施緘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
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
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鑢鑿之路杜異
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峯長峻弟
子伏膺至道遵奉天則喜躍之心寧
復恒准王施緘和南
太子中舍陸煦答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
俯仰膜拜徘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
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奉
梁詔道載則万有齊其淪迷德壽則

弘明集卷第十 第六張 續

九服揚其照莖方可振民育德百年
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
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
通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緝答

緝和南辱告并逮示勅答神滅論伏覽
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
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
宗非夫至睿焉能道其極皇上窮神
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
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
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
長昏燠曉盡蠢愚生一朝獨悟勵廢苑
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
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
向早深倍兼并悅輒奉以周旋不敢
去墜但盍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緝
和南

侍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覽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
旨玄照啓寤群蒙義顯幽微理宣寂
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遊竟之談
愚淺所辯已為非滅况復睿思弘遠

弘明集卷第十 第六張 續

盡理窮微引文證典煥然氷釋肉眼
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淨心
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測教欣躍
同已王暕和南
侍中柳惔答

辱告惠示勅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
歸无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
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
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
半伏奉測旨照若發蒙願會玄趣窮
神知寂惻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
疑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
而共開極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
願良以悲哉弟子柳惔頓首白
常侍柳惔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測旨
冲逸理窮幾與竊以修因趣果神无
兩識由道得滅佛唯一性般人示民
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
義闡生知而楊墨紛綸徒然穿鑿凝
滯遂往特掩名教聖情玄覽證无間
然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
引同歸實假雙法朗然无尋伏奉循

弘明集卷第十 第八張 續

環疑去俱盡來告存及悲扼唯深抑
燈煩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荅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荅神滅論頂
戴欣躍不及抃舞神理悠曠雖非建
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
并度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
誣前誥謂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
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
悔無追主上合明體聖妙窮真假發
義照辭舟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
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
土數延休幸豫逢昌世方當積累來
因承陶茲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
獲極叙常深翹眷比故修誥此白無
由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荅
辱告惠示至尊勅荅臣下神滅論伏
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
木無識神滅論欲以有知同此无
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
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
反流之日值欽化之幾則二諦之言

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
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
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
秋陽同朗群疑與春水俱釋雖發論
引道德感冲襟而豫聞訓誘俯欣前
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
味吟誦始終无戢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荅

辱告宣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
披析使惑者燦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
理既明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
鑒踰藏往摘幾外之妙思攻異端之
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
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頻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荅

辱告伏見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昏
蒙啓悟煥余照明夫至理虛寂道趣
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下凡
浮生自不辯其玄淵如聞立論者經
典垂訓皆是教跡至於在佛故書詭
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
思為臣下剖釋群情豈不欣讚銘挹
明旨抱用始終法師典誨弥增慙戢

弟子庾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荅

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
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
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
之情爰著言談釋典大慈之心弥篤
謹置之坐隅陳之枕席寢興鑽閱永用
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
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荅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荅群臣仰誥神
滅論伏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
即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
理寂區位在愚惑惑若非神超繫表
思越幾前豈能燭此微言若聞金石洞
茲妙境曾靡榛蹊諭之以必薦示之
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沮於遙躐
專譏者无永沉於惑海積奉淵暮孰
不權肅裁此酬白不申繫儻王僧
孺呈和南

黃門侍郎王揖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昊
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

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
訟事降設矜局銓於井谷哀危總於
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
文約旨遠凝神寂翳一理能貫墳典
紛紛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史終
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因茲
而隆信足以警誠重昏儀範百代所
謂聖慕洋洋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
慙辨理弥憐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頌
觀妙藻式并下陳永垂聖則弟子王
捐和南

吏部郎王泰荅

一日曲蒙謙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
偕滅之論斯人逕迂不近人情直以
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辱告垂示聖
旨微引孝道發揚真致謹當尋誦永
祛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樽荅

辱告奉宣勅旨荅諮神滅論夫神理
玄妙良難談辯雖復前聖眷言後英
猶惑天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
古而擅竒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
載深并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樽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七張

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荅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荅臣下神滅
論伏讀淵鑒并勝躍皇帝散性自
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映金
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璫既陳則孝
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
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
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
子棲心法門崇信大典儼蹈之誠獨
深鳬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荅

弟子績和南垂示勅荅臣下神滅論
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
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
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
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脩其理至
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
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
沒今天子以仁聖威明據至尊之位
蓋曾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
鍾鼓可以鷄犬乱其鳴不可聞也將
使悻悻黔首肅其長夜自非德合天

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三張

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靈風既聞之
矣然而驚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
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辟高理恆敦
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形一言作
訓內外俱悅夫以鴿子入井凡民猶
或傷之况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為
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
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題題摧其
頰舌焉足道哉神蹟天貴本非窺觀
遂能存示用懃冥德弟子沈績和南

祠部郎司馬筠荅

辱告并垂示勅荅臣下審神滅義伏
讀周流式歌且儼夫識慮沉隱精靈
幽妙近步元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
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
其尚惜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
妄理信目銚畫管窺異見鋒起苟徇
離賢之名遂迷雪霜之實愚惑到此
深可矜傷我皇道被幽顯明踰日月
窮天地之極盡終始之奧忌猶紫之
妨朱氣珉雉之乱鳳王爰發聖衷降茲
雅義信足以光揚妙覺拯厥沉淪近
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七張

學翦其邪心向方萬其羨慕謀以多
幸豫奉陶鈞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
通曲被佩荷弥深司馬筠和南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和南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
與為濟至於續蒙不告則空致衝衝
倏忽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諸受
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聞識因果
脩局誠莫履霜不退堅冰可至耳而
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昇堂
遂招以法流杜夷去占渴馬於滌泉不
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荅臣下神滅
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棟導
彼迷流天屬既申三世又辯鬼神情
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
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旨起
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末示終
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緄荅

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者
冥默歷聖未傳宣且猶稱不言症生
空攝其語求之方策良歎交深謬覲
今論天思淵發妙旨疑深至理既弘

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五張

孝機兼極信足蹈超万古照燭來今
弟子生屬昌辰豫觀聖藻既永渙於
懷抱信曉或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
鑽仰矧伊蒙蔽激抒良深王緄和南
右衛將軍事敬荅

至理虛寂冥晦難辯言有似无言無
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
文光王隲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
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元之
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導誘
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想不慶幸
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去雲消特兼
恒持法師果深昔緣日會今法離五
欲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
豫聞德音弥足欣讚惠告沾及咸佩
寔深事敬和南

廷尉卿謝綽荅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荅臣下審神滅
論伏覽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
啓群疑竊惟人生寂靈神用不極上
則知來歲往次乃隣庶入幾以此觀
之理无可滅是以備申其祀佛事大
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况

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六張

復天誨諄諄引諭弥傳弘資始於默
契道識業於精爽固令開矇出障坐
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慙
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豫在有識孰
不繫贊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惜管窺
頂奉戴躍永懼塵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荅

弟子孝才和南逮示勅百荅臣下審
神滅論竊以彭生系立各現齊公元
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為喻義在
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
內外俱失所謂管關宮極寧辯西東
蓋度滄溟安知騁騁天旨和深慙慙
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
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卷逮所覃
曲垂頒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
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荅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謹
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
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
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
澤復得傾耳天作拭目神藻臯其之

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七張

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子王琳答

庫部郎何烜答

烜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移徒伏膺而方曉錯仰測秘渙尔永開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衆委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已息无明將啓物有其機教惟斯發焉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竟爽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為極何烜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優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无由冥應其會聖王迹洞万機心遊七淨哀愍群生姬煦庶物滌彼蓋纏罰以解慧祛其蒙惑躋之仁壽信大哉為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大法家傳道訓而學淺

弘明集卷第十 第八張

行疎封累猶軒既得食稟聖教豫聞弘誘一音得解万善可借扞躍之情無以辟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孫挹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洲曠非井甍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可能以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超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摠極秉上智以調民發号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万劫其方永猶復振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弥鑽而踰遠均寶珠於无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群黎訓範光於先聖蛟行喘息同識斯權翺飛孺動共陶茲慶班告末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或弟子孫挹和南

丹陽丞蕭肱素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懼敬載懷竊謂神道寂

弘明集卷第十 第九張

冥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華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惠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以兩諦八解獨闢皇言九部三昧空蕪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楞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弼故使群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先覺之教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无方虎觀與龍宮並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和覺性照此因蒙拔茲疑網雖復辛丑之柔軟巧說孔立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世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葩於聖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羞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南尔心慮惛悖謹力裁白不

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張

識詮次頃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
蕭肅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暉荅

猥垂班示至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
伏奉淵旨頃往群疑天情獨照妙鑒
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
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
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啟
理弘贊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一
致豫得食沐誨誘陶染至化扑擊下
風實兼僻蹈遲比諮覲乃盡於誠臨
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暉呈

五經博士賀瑒荅

辱告垂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鑽仰
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
凡淺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敬覽
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
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
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弥
暢嶠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
茲垂朗辟諸日月無德踰焉弟子雖
冥煩多蔽課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
蹈僻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

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人劉洽荅

辱告奉觀勅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
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
文繁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
垂之方簡希夷卓余難得而聞斟酌
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途語過
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
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
紳永以為珮冷乎既入照若發蒙比
故修詣共申講復也弟子劉洽頓
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荅

辱告伏見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夫
形分涉廣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
豈迷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驚一異竟奔
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
岸長乖神滅之論斯彰實重仰賴聖
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
直冥符訓典俯引孝義蓋妙達生源
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弥
薦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
忍慧途翫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

津濟伏讀懼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
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荅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苑
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為可愧聖上深
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
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
子近聊就周孔以為難今附相簡願
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東展
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書丞謝舉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
語曰万物紛紜則懸諸天象衆言蔽殫
則折乎聖理照自古事蔚在茲辰伏尋
教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
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
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極徑行於
夷路言肆而隱義婉而章博約載弘
廣大悲憐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
正水盪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
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疑繫表於繩
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舍孕三藏冠
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

格訪沐流歡擊奉以書紳謝舉白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領示勅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
竊聞標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
唯仁是極故衆教徘徊理詣於悼善
群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
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
外攻塞異端開導歸一乃有知宗人
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
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橋
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元二易
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
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
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斯盡
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
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
寶不同降情神滅之為論妨政寔多
非聖人者无法非孝者無親二者俱
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之惜於
至道濫蒙煩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
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答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墳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
尊垂拱巖廊遊心萬古居元章曰道
勝唯機爰訪群下恢弘孝義審藻淵
玄妙理深極自非克明徇齊之君就日
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冥明章雅論
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
理測宸衷亦以義切臣子舍和飲德之
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
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元術雖
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
伊歸歸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
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
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
尤為顯據若論元神亦可无聖許其
有聖便應有神神理炳然豈容寂絕
弟子所見庸淺无以宣揚至澤既涉
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儼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
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
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
之黨古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
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墳

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
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鈞深致遠盡化
知神俾此因蒙均斯冰釋陳茲要道
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始竊恩紀
纓冕則天之朝食捉稽古之論贊幸
之誠獨加踴躍猥領告逮謹用書紳
陸任儼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
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
可聞而隨類懷遇怡然蒙釋奉戴周
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
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
闡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慙聚
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揚妙
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修一往
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必
沿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
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為儒神
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
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
人鬼可得礼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
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墳

金口丘丘所說弥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洞内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肅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况復摺紳之士為益因其弘哉弟子飡道無紀法師許其一貫遂能班建神藻使得豫沐清風載懼載憚無以自辟戢銘兼深弥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庶免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僣躍法師學窮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說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无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讀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瞻遠目觀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竟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張

可與言至道語其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雋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漢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叢指稱其鬼不神為薪而火傳交解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章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无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摺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况象法已流而无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深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豫登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明山賓和南通直郎庾黔婁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張

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尚書云若介三王有丕子之責左傳云鉉神化為黃熊伯有為魃彭生敢見

右七條

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眾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途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猥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万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構穿鑿駕危辯鼓偽言扇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万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勲格無稱道還淳粹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張

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群聖之所不脩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省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明九服移心岐行蠢蠕猶知憐跼况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惟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踊躍至於百家恢恢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徒所排輒無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辭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悚汗弟子庾黔婁和南太子家令殷鈞荅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指妙半字含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辟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途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翱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續

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照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為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卧未即白荅銜眷弥深殷鈞和南

秘書郎張緬荅

尋三世晒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為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驚駘與騏驎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垂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精神无託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辟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升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為談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旨今來師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塗非但閱覲於今方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薦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璉荅

璉白逮告垂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續

伏讀天旨昭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群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然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為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霄燭頓足開建愚愴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宜并儔弟子陸璉呈

楊州別駕張翻荅

辱告伏見勅荅臣下審神滅論盛言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冰等擇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變情臻跖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波乎方冊並聲茂實與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續

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聞
師說悟太儒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
之訓信以照普希蒙紆洗塵蓋足蹈
手僂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珣國答

辱告伏見勅答目下審神滅論神之
不滅經典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
論神有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
周博折彼異端弘茲雅範信可以朗
悟冥塗揀梁千載矣伏覽摧戴竊深
同極比故詣展遲獲諮申王珣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枉告所宜答神滅勅理周方古旨包
三世六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
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伴十号
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
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无生裕揚
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
曹景宗白答

光祿勳顏繕答

猥枉明詔頒述勅旨審神不滅以答
臣下理據顯然表裏該妙所以惠見
獨宣舟梁合舉夫目所不覩惟屏為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弘明集卷第十

隔耳所不聞遐迤致擁不得以不門
不見便謂无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
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
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
內外符同神在之事无所多疑疑其
滅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蟄結之非春
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无窮主
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在三之旨有
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晦而
復曉晚俗淪真既迷而更悟弟子宿
植逢幸豫從飡道投心慈氏歸教誠
深唯屏來緣可期載懷鳬藻而已弟
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勅答巨
下審神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
自非凝神斯鑒探蹟斯朗豈能拯重霧
於有惑豈能運獨見於无明竊惟大
聖御寓上德表物踴法雲以湛潤開
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與
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
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欲祭乃
降社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回凡此群例不可悉紀又五道遊往
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
但却克躡足豈徒邯鄲比蹤盧敖
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天璫
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
出幽夜而觀燭龍短綆汲淵望瀾覘海
實歡喜頂戴若无價寶珠沈宏稽首
和南

建康平司馬聚答

辱告惠示勅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
被道冠衆靈智照淵凝理絕群古七
禪八惠之辯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
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施云喻
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万
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
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
近可以知遠尋迹可以探遐譬如日
月懸天無假離婁之目鳴鍾在耳不
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
苟徇所懷坐顛坑窅伏覽

皇上今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
寂而更闢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
齊鑲群經聯輿靈山金口禪水玉舌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張

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達茲而得正信
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礼
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比

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鑒呈

左承丘仲孚荅

伏覽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
深包括真俗理超繫表義冠群識鑽
奉神猷伏深僂蹈惠示存眷丘仲
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第五張墳

弘明集卷第十一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書

高明二法師荅李交州森難佛

不見形事并李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

釋疑惑并啓書

恒標二公荅姚主勸罷道書并書

僧契僧還鳩摩荅姚主奏并書

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并書

釋僧巖荅劉青州勸還俗書并劉住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書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

尹蕭募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

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

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

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

相跨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林竹銅

綠靡損无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

為之防流適未已請自今以後有欲

鑄銅像者悉詣基自聞興造塔寺精

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未依
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
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
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秦
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
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
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
一方詎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
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
各万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極蹟乃
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
謂侍中何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无
暇三世因果未辯致懷而復不敢立
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
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
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
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
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明佛汪汪尤
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
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
事近蕭募請制未令經通即已相示
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无傷弘
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

徒多不信法以百庸蔽猶秉愚對懼以開導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崇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郝超王坦王恭王誼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為物表軀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梳身煙霞之間士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具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觀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遠以上護蘭諸公皆將惡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尔若當脩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大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无微之化哉 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无容近取於斯自臣等以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无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

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敷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形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與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十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人百万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措雅頌之興理宜位速即 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教法故大國之衆數万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其淳弱罕行煞伐又五胡亂華以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設獲喘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慈戮減半漏池寶塔放光而符健推鋸用息蒙遜反噬无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

萬万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阨此非有他敬信故也

夫神道助教有自来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歷禁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淫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秋更增惑而經史載之以彰勸誡万一影像猶云深功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亦已妄之各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觀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誠所以為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聞之徒苟遂毀謗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惑僧尼之絕辟育疾像塔之豐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桎癢之勞有時而誣慢惠琳承天蓋亦然耳蕭蕭舊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寢在無行僧尼而情自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殫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

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豫
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
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
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
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
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
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
孔氏之有李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
形事并李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
出群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无量
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直空說而
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
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
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
味測博辭義昭洗敬覽反覆彌高德
音使君垣牆崇邃得門自難輒聲愚
管同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
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
在世三者像教歸儀軌歸儀軌應
今人情情感像教為見哉故淨名

和明集卷第十一

第六張

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
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哉
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
山鑲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
為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
聞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
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
聞史籍孰觀之哉釋氏震法鼓於廢
園夫子揚德音於郕魯皆耳目所不
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
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
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
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
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
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真奉見之
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况冲
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
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軌來
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
觀聞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
異代齊解万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

和明集卷第十一

第七張

境

乖儒墨竟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
誤增疊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
固乎大聖以無尋之惠垂不請之慈
何為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群
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光
菊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
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
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
莫辯今如來軌業弥貫三世慈悲普
潤不得以見在為限群迷求解不可
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
佛事徧列於累方問今之所謂佛事者
其焉在乎若如雅况所信在此所驗
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
談因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
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觀清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
九思方服測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
測微言與辯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
淺履陳所懷夫万善為教其途不一
有禪宴林數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
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目所共了為者
亦无量斯則受悟之津由聞寄之稱

和明集卷第十一

第八張

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聞寄其則
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
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偶
墨之竟與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
息非日月之不燿何急急於示現而
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問季俗无證驗
以徵誠亦不謬大聖眩昭昭之光明
而世之疑者據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
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舊
說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授
誠必感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
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
人何嘗不在群生何常不見哉聞法
音而稱善善狗非謂空陳觀形像而
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姬孔救頹俗
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
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
今佛事其焉在乎伍首合掌莫非佛
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
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
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成准耳
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
居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

初明集卷第十一 第九張墳

達類脫之思流浪義苑涉驟書園吐
納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
聽貧道學業廣淺引慙簡札上酬謬
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霑霑謹白
李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
聞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
屈道覽復往况彌淵蹟然所謂像
法乎正求悟理庶借筌會言无假示
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垂
示表則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
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
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
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
疑學者將由无證自悔悟明无咎於
三五潛景道德忽於十号矣豈不然
乎又所謂姬孔務秘類季无暇來生
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
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正緣報
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
我无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
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引豈謂所務在
此所闕在彼哉求論雖美故自循環
之說耳望復揮新演異以洗古今之

初明集卷第十一 第十張墳

滯使夷路坦然積導大通也深願大
和上垂納毫欸弟子李森謹呈
擇法明白巨論爰降教覽移日越若
幽蘭清若蕙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
庖生動垂理問獨蹟疑族良由辭訥
言滯劇難星陳愚謂貳聞寄奇鑒觀
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寢並趣道之
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
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頻漏神采齊
軌姬孔同軌世訓放光動地徒為空
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
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
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忽十号哉餘
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熒燭增
疑正向且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
界學者豈以无證自悔又引七經義
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
生滅交解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
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微翰檢實
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
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
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將安寄當
仁不讓伏聽淵蹟前疏粗述至聖沉

初明集卷第十一 第十一張墳

導而義據未照辭況未泯謹更詳究
共引至道夫群生長寢於三有衆誠
永憐於六塵潛移為吞噬之主相續
為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
態之賓往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
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劫一身死
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聰群書滿腹
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不能豫未
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至
精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
真遲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
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
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
志玄宅下操測達逾明一生若朝露
辯三世之虛縱繼於清真之術殷
控於濁偽之衢植德私邪而蒼蔚樹
福灌正而扶疏苦節竟辰於寸陰索
已爭逝於來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
豈不親映光榮而觀其靈變哉若耳眼
所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
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
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張墳

王公僧居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執
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
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夷衛
佛一鉢之鉢居得斯位遣問嚴公徵
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
孫權初疑佛法無驗當停罷省遂獲
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辟爐冶不
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
佛浮身海水道士至師人從百數符
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
四薄尔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
郡北寺淳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
世奉佛由觀驗致郭文舉極崇三寶正
信堅明手探虎顛深識安危蘭公拂
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
高行逸群清神邁俗皆有異迹世咸
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情
學業近于自首孤陋寡聞章於已誠直
言朴辭未必可採不亢當伏慙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
海申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朴博古
毒即天竺浮屠所興浮屠者
佛也劉向列仙
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闕於斯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張墳

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
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
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
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使
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者
阿育王也姚略
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
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
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
觀於灞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
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
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
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并成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
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
君王無好智君王无好勇智之過生
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今因修
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捨念履行欲
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
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
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
達故攬起異同君云積葉拙信便是
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張墳

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殘害
如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
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一念而可捨
十善八正寧瞥想之可貴未見輕其
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
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離異何得相順
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
觀經律所辯何為偏志一方埋沒通
路夫士未常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
以知之若去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
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
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无其
多絀諸訓誥經史箴誠悉可焚之不
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
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礼教揀其
心兢仰祇崇者不在我故忘物今
之慙慙尅己者正為君輩之徒耳欲
令相與去僑矜除慢傲節情慾制食
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
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
拔之以雋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
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
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十五 續

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
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
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
共敦斯美行以率下欲使詭妄諂佞望
門而自新浮偽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
息心之館齊此无慾之臺不亦善乎一
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
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
願善故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
以忠孝倭悅以仁義虛授以禮讓假
往以方直乃至一日剋己天下歸仁
况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
所納正苦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
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
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悞
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
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
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
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
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
廣有所析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
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十六 續

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施之媚色
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
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
必察其行觀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
乖而行不越者請无造於異端且殊
塗同歸未必舛然一貫頃亦多有與
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
有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
其懷無見矜矜翰迹易煩終不盡意
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良豈其容
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
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
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
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
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
差無須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拙心入
信者前良不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為
樂故挫僥倖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
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
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懷无
求自足而退儆前良恐未能懸絕空
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十七 續

及言意在不薄為復示期懷耳比面
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
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
幸無勞形目脫未觀者為可一歷意
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
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
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馳性命必盡
敢瀝肝髓乞照神矜民積世門業依
奉李老以冲靜為心以素退成行迹
蹈万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
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
墜至於大覺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
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
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
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
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
情方廻心頂礼合掌願持民齋敬
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
所以未變衣鉢眷眷黃老者實以
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
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

不敢惜心迴向實故言稱先棄門不
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熟志一
乘况仰資明公齊礼道德加須奉誦
明公清信至制箋注子序万門朗奧
億品宣玄言雖願達心不覺醉更未
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此博約紛
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
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
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
於釋老非敢異同始和追尋民門昔
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
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
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尔
民復何尋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
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師正覺
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奉自
明公不勝踊躍之至謹啓事以聞復
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未盡耳道
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
界斯則精麈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
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
外典極唯天地盖起百姓所見二儀
而已教本因心取會万物用其所見

順而遵之當其遵地俱窮妙物故老
子之橐籥維摩之无我合德天地易
家有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
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測于於天表老
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
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
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
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
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甫信道
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
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
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
道之所異輒婉轉入公大乘請於今
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
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
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
史中丞孔稚珪啓

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无二
取捨多途諍論去去常所慨也但在
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
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
別一二蕭公答曰君此書甚佳宜廣

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答偽秦主姚略勸

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瞭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沉滯於屠肆况卿等周旋舊朕肝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贊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可以守節為辭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道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无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涂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脩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捨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无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張境

未見幾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為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懷遂正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為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申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懃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苦薩之蹤耳道恒等近自陳寫真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元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捨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張境

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過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无復煩鄭重也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承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无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无恨屢干聖聽追用悚息不任同極之情謹奏以聞僧若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標奏并姚主書姚主與鳩摩耆婆書別以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万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道无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張境

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為書恒等亦何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行

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為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當辟祿於漢朝杜微稱龍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開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入黔黎茶慕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繼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幾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闇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極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恐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曾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

初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十四張 靖

止恒標羅道奏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次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遠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干木於魏國高祖繼四皓於終南叔度辟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敷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和毗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英華於重水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疋夫无滿望之

初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十五張 靖

怨廢婦无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介守所見為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字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義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和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卑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穎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羅道書并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心過俗人所談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

初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十六張 靖

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實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遠法師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言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餘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在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傳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則无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承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

者雖復沐浴踞于云去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擅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訓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

秀才書

并劉善明答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餞獸庶幾九劫之功分肌哺鵠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无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懸輔秀之呂非所刻堪擇

僧巖呈

答僧巖道人

在篇有弱喪之課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為之長慨敬慎駭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仰為大遠尋聖言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辯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悞幽冥相駁遐逝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尔豈不悲哉僕忝蒞梓蕃庶在明友觀貢帝庭必盡才藝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為誕說豈所期耶昔王祥獲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僧巖重答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微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辯情未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

曉何者夫知人者指自審者明忘分
昧進良所未安昔咸直應命終獲域
名之慙遵相射能事相揚鶴之恥若
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鯢龍津
點額衆矣道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
賓主交鄰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
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无誠於前
代漸駭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
存者大夫何恠哉願貸愚執賜迷陋於
釋僧巖呈 重答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
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談理與
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常
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譙光
乘其側席仍踵覆車无悔敗轍非知之
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意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捨捨
重擔而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
之好敦九族之美趣門欣欣為樂已
甚况復文明御運姐邵協政思賢讚
道日昊忘食以君之才知君之德帶
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
後與夫翦剪之辱鏤絕之苦豈可同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張墳

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
若隱晨會之賢恐招咸氏不忠之責
故力疾題心重敷往自歲去暮矣時
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
君白答

僧巖重書

此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
網羅芳音驟屈勞誨之厚一至於斯
伏讀未周愧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
洛前款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
耄矣豈能有為夫以耄耄之年指麾
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人功協佐
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
畝之農夫西園之軒吏側景前光參
蹤古列無異榮驚足以均驕驕擊澤
埵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
子泰伏命撫節公孫預報知深士身
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邁
崎嶇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
臨紙惻愴因識所陳幸收過春不復
翻覆釋僧巖呈 重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知
思入測而勿失理根踰證皓髮惜君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張墳

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
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群恐沒鸞鷟之
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微
瞻三枉陋札再謝苟自謙冲國粹年
耄度君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
當遊翔擇木待倚桐竹實耳鄙命輕
召易足降哉教捐清風肅從所尚本
畧既永裁還慙憫劉君白答

弘明集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張墳

弘明集卷第十二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答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蹈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據食

義法師答范伯倫書并范重答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據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教

王者奏三首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并八座答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并王令答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

不應敬王者書一首并桓玄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十

嗣之等答往反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

沙門書一首并桓玄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

沙門名籍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帝論檢

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類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弃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予作三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子聞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真元為降而万物賴其澤此本无心行

弘明集卷第十二張墳

而高下蒙其潤况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棄不疾之與以涉无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水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損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无生大塊既唱万竅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弥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首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並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邊无上之藏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旦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規明誓之燈雨甘露於

弘明集卷第十二張墳

豈草拉拊植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
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
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
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謙王書論孔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
審今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
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明述三世
顯報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
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授接
曾无一言示其津運且鈞而不綱弋
不射宿博碩肥膾上帝是享以此觀
之益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擢而陳便割
然有證祛其惑焉

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迹伊教俯惟未造鞠躬
汎對竊以為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
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
鐘啓發俟於排憤夫妙覺窮理乃聖
乃神光景燭八維規仰觀九有然而
運值百齡官均万劫者豈非嘉緣未
攝故革化莫享哉是以聖靈輟軌斯

和明集卷第十三

第五十四

文莫載靡得明微理歸指斥宗致祇
以微顯婉成潛徒冥遠好生導三
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蹤綱宿昭仁
菟苗弘信既以漸漬習成老滯日祛
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
物無輝燄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
文宣未旭非盲睽以異通諒理均而
俱蹟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
遑輕率狂簡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為教因
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為大化者
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
敬之節捐讓之禮由中阡至道俗不
殊也故齋講肄業則脩其法服札拜
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
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殷衽于
拜事非偏坐所豫而以踞食為心用
遺儀為綴屨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
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
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
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元所弘進非
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

和明集卷第十三

第五十五

續

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
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
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
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抑
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
既其制三服行札拜節以法鼓列以
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
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
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
衆而復礼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
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履苟所未達
敢不布懷鄭君頌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
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
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
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
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
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
之意唯以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
於此无虛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
魚兔之實竟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
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

和明集卷第十三

第五十六

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絺之禮日南絕氍毹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眾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蕪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嚏之餘以弊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

和明集卷第三

第七張

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教如未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偏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容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眾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眾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眾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元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去食不得置於牀上所弃之食置於右足邊又去不得懸足累脰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

和明集卷第三

第八張

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會道不得不權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已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脰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无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金得師心未足多恠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眾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倨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派焉莫逆弟子之和了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和明集卷第三

第九張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无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返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寂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辭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

偏坐之家无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據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誠无匙筋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慙同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法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歸歸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稔辭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世无已臣近難慧義據食蓋區區樂

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食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弥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一各信所見豈能虛受乃至竟異於一堂之內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无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迹及遠今无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寂焉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

不正可測落髮而不偏據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據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啓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歸歸有許法駕既旋臣輒仰刊碑上日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齊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万機

朕有未暇聖旨自可援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効之心裨謀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冤旋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无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詔知與慧義論據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无緣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去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讚及不

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今古辭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况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義生觀得象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荅臣都无理據唯寢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為救難乎自免况復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菴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悖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墳

弘明集卷第三

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

陛下錄其一往之至不以智拙為罪

復敦冒昧于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

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

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

門下承冰旨為駁尚書令何充及僕

射褚翼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

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

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

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

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

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

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願以不

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

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庚

冰重諷旨謂應盡敬為晉成帝作詔

夫万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来矣達

觀傍通誠當无恠况阿跪拜之禮何

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

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違樂時哉固不

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

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

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

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无佛耶有

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義將何取繼

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

方内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

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

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丕願後世猶殆

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

昧依俦未分弃禮於一朝廢教於當

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

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

之於神明得之於曾懷耳軌憲宏模

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

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

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

之傲禮直形骸於万乘又是吾所弗

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

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

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翼諸葛恢馮懷謝

廣等重表

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張墳

弘明集卷第三

第五張墳

二五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亮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安昌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聞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炤炤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无姦妄神道經久未有比也夫誼有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海區區之況上卑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瞽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无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无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六張 續

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離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乱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脩其事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况都无而當以兩行耶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翼等三奏不應敬事

臣等雖誠闇蔽不通遠旨至於軋軋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乱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尊然及為其礼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薦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七張 續

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懷懷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玄拜拜白頰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八張 續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八座答 此一首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關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竟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興堯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駸駸為重而駸駸不疑出家齊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竟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弥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无方示不以崖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識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令荅桓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剛男王謚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言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无曉然應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乘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起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乎者乎故王者恭已不

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孝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眤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難日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札拜亦薦於事要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捐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日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

畏服之然後順軌也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為貴哉

來示古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无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言之所益也今為以極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來示去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來示然情在因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張 墳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絕其敬哉

公重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

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履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張 墳

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寂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屬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无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五張 墳

為之檢耳

答曰前所以去歷有年代者政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憚然所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薦以極敬將无弥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乱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弥薦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五張墳

敬師長功猶難抑况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天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去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未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万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六張墳

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薦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為難如來告是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弥仰釋迦而去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公重答

奉告并垂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持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七張墳

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旨无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廣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无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煞之言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律經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

善千里遠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少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去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日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弥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勸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躡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為无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焉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嚴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臣之道竊同高言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捐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

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幾間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尚桓重書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拊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重難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以有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

馬之鑾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辟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已未焉既懷玉自中又正以成器非君道則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引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駁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弥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荅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亦為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

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行其事至教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命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荅可旨付之

遠法師荅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設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禮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

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禮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承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承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

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无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衿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用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

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架梁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貪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妄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貪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

桓太尉荅

并說佛沙門故事

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繼以形教此復所未之論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津梁雖未獲須陁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論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索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

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
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
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尔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
史臣馬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
明詔崇中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
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
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
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起世
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
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
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
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
陛下至德圓虛使吹万自已九流各
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无
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
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
自斯已還蓋是鍛鍊之用耳神理緬
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无
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
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

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
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
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
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驚鈍所能擊
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
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
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宣攝遵承謹啓

元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
書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
制作所引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為慙
慙在於絕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
京師竟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

以之傾僣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鍾於
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
猥成毛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
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
已彼此俱弊寔汙風軌矣便可嚴下
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
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為阿
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
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
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
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申下
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
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
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湮然淪滑此所以
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
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湮以渭
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
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
然今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
信道懷真者无復負俗之嫌如此則
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

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極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極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極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經諷誦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无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有所疑今尋極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極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寔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覽者則於理為和想極

初明集卷第十二 第廿張墳

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伎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弃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无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来矣極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弥深故丘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志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愾賴聖主祐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駟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曠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来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乱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

初明集卷第十二 第廿張墳

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抄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言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自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諸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无宗但自今已来人報轉銳去道玄遠習惑經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余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

初明集卷第十二 第廿張墳

寄

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取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取失若不取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榜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五十張增

弘明集卷第十三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顏延之庭誥二章

王談日月燭

奉法要

郗中書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无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為藥當權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誠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淫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

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六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士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各相發心心既感發則終免罪咎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已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頌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煞盜淫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凡衆生厄難皆當盡心營救隨

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五十張增

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已然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已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姪一切諸著普謂之姪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

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得皆當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竟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

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罪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躉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摠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日天二日人三日畜生四日餓鬼五日地獄全五戒則人相脩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及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

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張 續

則入地獄枉突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殉私欺殆則或墮畜生或生地獄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若轉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物外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為痛得則歡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閱於心戢而不志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

五蓋一日貪姪二日瞋恚三日愚癡四日邪見五日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為貪耽著為姪外發為瞋內結為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緣癡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

經云平闇煞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結無解脫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

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四張 續

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具載眾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攝夫情念貪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必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為城也常領本以禦末不以事形末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无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弥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代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匪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

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五張 續

而譽集於外藏恠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天苟非脩德必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取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量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云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僭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韋則終莫復草加以天豐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類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齊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去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教誠足以有訖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顯無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

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骸殮禹興跖鮒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括王御世猶無淫濫况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无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牧孥之刑猶以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豐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涖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已所及弥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韞每申近以殷虞進无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殉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虞心循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无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无准矣至於孝之當年信漫而少微理無僭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

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无間混万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遠革慮哉此寔始信之根至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腸脾胃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无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為大若罵詈者默而不報若搗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閭地及門閭蓋取其藏垢納污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元

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引之不積耳苟
能每事思忍則悔愆消於見世福報
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
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
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
慈悲傷眾生等一物我推已恕彼願
令普安愛及昆虫情無同異何謂為
悲憫愛兼拯雨潦惻心要令實功潛
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
軟施而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
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
四等三界極尊但未離冥心无地則
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貴極而天道與地獄對門
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
往還返洄經曰五道无安唯无為使
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
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
心天固沮勸无以動其志埋根於中
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
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
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

弘明集卷第十三第九張續

畢之懃增道習期諸志心形報既廢
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
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
然玄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
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太虛中正
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
情求此乃厝懷之閑鍵學者所宜思
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
已而已固无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
蓋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
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
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儻
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
所不能廢宜經已深體教旨忘懷欣
想將以己引物自同乎眾所以固新
涉之志而今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
所求不得苦過此諸苦則宜深惟緣
對兼覺魔偽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
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
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
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感迭
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

弘明集卷第十三第十張續

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
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
安之則無往不爽
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定意生形然則
地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
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
導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
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
則豐棄於外外豐既棄內懼愈結苟
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
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
閑內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万有
無以嬰眾邪不能襲
四非常一曰无常二曰苦三曰空四
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无
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苦一
切万有終歸於无謂之為空神无常
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或樂
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
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
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
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極入天位
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弥深情之所

弘明集卷第十三第十張續

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惣謂三界為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无常顯證日陳於前而万代同歸終莫之悟无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篋以之治心則情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興時竟惟日不足則乱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日施二日戒三日忍辱四日精進五日一心六日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誠也犯而不按常善下已忍辱也熱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毀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無忘謂之道慧本趣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

樂安生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蓋弱喪之常滯有其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務應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弥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无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涅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心為種本行為其地報為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不可遏也種十惡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皆諦背有著无則得羅漢涅恒不忘有為不係空觀遇理而冥无執無寄為无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涅涅涅者漢曰無為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邊際為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

滯一有况貪生倚想報我擇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定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枝心歸於佛則无解於佛歸於戒則无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為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有所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志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无誠無矣存无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无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及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万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无朕順本際

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派一三世而未常謂見在為有則空中行空言斯見矣

庭詰二章

顏光祿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日言道二曰論心三日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薰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戎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差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哉

為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為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支飛靈猴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縹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偽者為之則忌災崇課組願混士女亂狀正此其巨蠱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閑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一无生剋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為之則藉號

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其甚誣也物有不然事元終弊衡石曰陳猶患差忒况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為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欸况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蕭若窺淵能以理順為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因其真而責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談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淩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脩矣然信言不美文繫辭客累冥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悟意聊採咸池之遠音適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号曰日燭

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固大虛以遊眺究濔濔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遘二氣之烟燭尋太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万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魂

夫含氣之倫其神元方蠢蠢之類其質元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縈繞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波遠漂濟未易階宛轉三塗之中沉滯八難之園愍企竅之無期悼容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觀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於豐因豐積社緣謙升僮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淩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轉之抱規猶直桶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黃熊咨於聖子事微化而不救奚天屬之玄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為人之在己咨火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岁豈无氣之所始悲婉孌之矢徂還託生於家豈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割以為札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聞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余察寡孕於嘉類

悟繁產於至象喻零森其猶希若翻
囊之倒米為露以日日誰識伏而
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
夫倒置之族朦朦徒生兵風既至忽
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
陰阻彼鐵城宵絕望舒晝元曜靈身
造竿莖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
鏃以積刃劍林翹鋒而嘯精陶銅汪
洋以海涌巨鏃波沸而雷鳴閭王領
閱率傍執釵三劫一奮百千累羅鴟
鵂利甯煌煌火車銳釘攬槍枝狗疑
牙淫徒雄於幻柱飢囚枯於塵沙資
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冤
以弥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同不
可列縷千條殊劇万端異苦靡喘息
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字予略一朝以
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无玷
十淑道全夕陽造逝歲升九天寶殿
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璫戶摩千
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卷耀琉璃之鮮
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
神秀而繁藻香風靈飄而飛烟想衣
斐亶以被軀念食茲芳以盈前彼裁

初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八張 續

初明集卷第十三

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无事為以
干性常從容於自然睽光葉之燦燦
耿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
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濟伴起倫之
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厭土
不毛內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
齡祚難脩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
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孝落
混椿菌之无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
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摧灑落
或廢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
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貞志執
其教教无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
應水以舟敷設云云廣衍悠悠駒未
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掘累玄之
綱領遣毛目於滄桑宏籠大訓展我
智分治无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
各足方寸愚點並誘龍鬼俱化万塗
蒙歸一由般若辟彼濟海非舩莫過
驅万動於道場畢无為而息駕本夫
三乘之始同歸一无才照各異致用
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航空而恬
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而不居

初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九張 續

雖妙迹其垂表猶有遺而未虛開士
解物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
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
韻嗜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
遇堂堂陰朕躬受聖喻喁喁群黎耳
目仰注或發矇於一咳或革面於一
哺並因言而後化未有人而不度善
逝迄今道運轉乘大教雖存味之者希
栴檀與菖蒲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
于氏起世綜體玄指嘉遁山澤仁感
虎光護公證寂道德洲美微吟穹谷
枯泉漸水關更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
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持
秀領握玄標大業冲梓神風清肅一
言發則蘊滯披三番著則重冥昭見
之足以洗鄙去聞之可以落矜驕遜
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寧何深味
以拙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
蕩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
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
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
无神理有精麋物有弄真大居細君
小為碩臣羽族殽乎金翅甲屬屬乎

初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張 續

三五

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
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遺重根
躁廢靜王俱曰與聖各擅一方或移
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
來繁嘯靈厨之芬芳曜振採之覓
暴化礪石之琳琅竭變幻之掘奇惜
有待之无長斯乃數內之甘醇不如
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
之正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冷淪陰
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
於服丹消子龍飛於餌木安期久視
於松臺豐人輕舉於栢實彼和液之
所深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
徒登雲而殞卒俱括囊以堅烈固同
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墜乎
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螭高翬奇乎難
老則龜蛇脩考伊逆採之遊氣唯心
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
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无對
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
則置當於玄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
无謂兀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饗
莫悟真音希之弥錯搜之愈沉郢人

和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張 墳

其逝為誰丘堪設筌蹄乎洲蒼俟魚
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
廢心无運睽睽往矣斯復忍立賢達
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
方隆仰期仁有孰去數遼瞥若眴目
靈轡雖迂緣樞靡窮彼无本標我有
始終假步灼電之末託息石廳之中
知畏塗而驚寢迷塵欲之致戎替遠
勝而焚近謂賒儉而交豐不防枯於
未飈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
結万悔其胡元是以大捨之徒燒指
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積浚智壅崇
慧辟拔神劍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
情向地而翦荆掃六賊於習中休五
道之長侵拱己內治持法忍三世
都寂一心豁盡寄耳无明寓目莫准
塵隨空落穢與虛墮廓焉靈悟因摧
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蓮廬以
和光常遊居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
如蹈水之无軼若乃妙變神奇理不
思議大千舉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弥
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
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

和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張 墳

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
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
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
以讚道猶万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
歎乃敷暢而彰悲矧愚昧之固陋託
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
以毗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
宕衆妙淵玄群與无量小成不藉大
言橫喪坤德可厚于何不有驚聽洪
壑駭目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
其户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
醜見鵬鷖而標大而觀鳥王與魚母吁
呼噫嘻奇傑之事積籍眇漫焉可
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
何近嫌於割玉又碩證乎火織况下
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推領常專專而
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
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
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輪而
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
者乎

和明集卷第十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和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張 墳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墳

竺道爽檄太山文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竺道爽檄太山文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岳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岳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後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无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偽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復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无下育蒼生含德潛通无遐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關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軋川推步八荒夫東岳者龍春之

初清陽之氣育動萌生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星九天東王西母无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彫正神典偽立神形本无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畫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狽之群鬼梟鱗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關道遥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万物因時託響傳惑俗聽成秋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誡曰含氣蠢蠕百虫勿嬰无食鳥卵中有神靈天

元受命地庭有形祖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群民含慈順天不殺况害諸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其非神也又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承軋川稟道清虛无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譽万毀神无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進退諂偽永无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岳神者必是鱗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鼃鼃魚鰲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狗獾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百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土便去竿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汝无恩中客之疾

非汝所救二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
群民授心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
敷之能降經旬歷月曾无影響以此
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大元桓王及封
錫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讚皇家
黎无慈悅天禍謀加體嬰微疾謂汝
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
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
軌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詔后土
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
獲安既无響應乃查覈退驗此虛妄
焉足奉哉

又昔太山石立杜移神靈降象遐聲
万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為時瑞汝
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
德曷狀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盤
動箸舉枉盡酒猶為鬼幻非為真正
况无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閭
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
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
籍於天曹群惡无細不捨纖善小而
无遺摠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
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殆万端

初明集卷第十四

第四張

墳

蓬林之樹鳥鵲之野禽動遠近列于
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疊
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為害滋甚夫雲
霧蔽天群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
害吾雖末流脩階三服每覽經傳而
觀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
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鈞魁黨還遊塚
墓食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令群民絕
傾財之困鳥獸无羅網之幸若復頌
慈望食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
怒羅子等授以金剛毛真師勇武秋
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劍擬
則摧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
鬼敢觸三光鵠毛入炭魚行鑊湯傾
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慈汝所
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
汝本形長歸万里滄浪海邊勿復稽
留明順奉行

撤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
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
大同每規良會申展曩積而標榜未
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

初明集卷第十四

第五張

墳

靈網方申結網弥細大通有期高會
在邇不任翹想並書諭意耳
夫時寒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群
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
符龍飛初城仗推形以附万邪奮思
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有方
當抗宏綱於八區經靈網於宇宙夷
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子其容
凝靜重明寢暉虛舟覆浪故令蟻邪
番興梟見暴起醺漆真塗塵穢清衆
虐鍾蒼生毒流万劫懷道有情異心
同念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乱上承高
胄下託群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
岳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騰翔天竺降
神迦維為時城湮綏撫黎元善安卿
士贊導群情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
中被神甲於身外懸十八之无辜哀
三空之路絕志匡大荒必平多難百
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自
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狼據欲天錫
鳴神闕叛溪壇場抗趾靈節謂大位
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迷為歎息
昔大通統世群方影附有偽癡天魔

初明集卷第十四

第六張

墳

不遵正節千仞聖聽陳擾神慮領卒
塞虛權形万變精甲照曦霜戈拂域
靈鼓覺興警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
強盛王師一奮群邪弥喪衆迷革心
望風景伏况君單將驍然介士无方
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慕奪
靈權騰邀寇勝以為忝真可不謬乎
今擇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
羅遠御智士雍雍雲華盖世武夫龍
跳控弦万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
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閭浮都督
歸義侯陸地獨稟天奇蒙塵玄鏡神
高須弥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
關領衆四十万億揚鑲首路使持節威
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
勝標群文超絃謀妙思絕塵心拙夢
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万億
驚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
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
塵表略竝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
忿若縱害援劍慷慨龍迴思奮領衆
四百万億雲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
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七張

朕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錫力傾山海
右眇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
德无不照威无不伏領衆七百万億
虎眇須弥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
都督八住王大維摩詰奇筭不思法
柯遠振體含神姿摧踰万變呼吸則
九服雲從吐咤則十方風靡哀彼下
民無辜酸楚領衆九百万億飲馬虛
津使持節覽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
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太文殊承霄遐
元形暉三界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
適千塗玄竿万計群動感於一身衆
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
衆若塵翱翔斯土使持節匡教大將
軍錄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觀
世音智略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
朗鑒三因或託迹群邪曜奇鋒超或
摧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
巖噓氣則浮雲頽嶢能為万方不請
之友領衆不思仗戈虎嘯使持節布化
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太慈氏妙
質縱綱天姿標餘體踰全剛心籠塵
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曾

弘明集卷第十四第八張

此

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无往不
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万四
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溢大千金
剛之士弥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
合衆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
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轡四禪
之勁弓放擢見之利箭鳴驥桓桓輕
步矯矯奉命聖庭曾无有闕貴郎導
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授王化聖
上開矜感氣歸順皆授名爵封賞列
土功侔舊臣聲盖万域而君何心橫
生異計偃蹇荒邊規固常位毒害勃
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
不謬哉君昔因時為物所惑狂迷君
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
謂君覺知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抽簪
同遊群隽以道自懽榮名終始如何
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
恃見林以遊息航六欲之穢塵翫邪
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无明之
兇陣闊步荒塗輕持神器盜篡天宮
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睨三光
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

弘明集卷第十四第九張

墳

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弥遠華貌睇然群情屬目望貴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君可及往修未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巨同顯身名獲安曉目遠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剋舉十方翹轡手提法羅齊儼群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振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波陸原涌沸于斯之時湧弥龍於一塵天地迴於一車無動安於左衽妙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遺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道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而誰夫惠尚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之著龜將軍之明誠相與雖垂於當年風流亘同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隨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徃文者不欲令蘭芳夏凋脩柯推穎深致

和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張 墳

思言善自量筭无使君身傾筐三趣莫令六天鞠生梯稭造類助目助懷惕然臨路遺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作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万波羅密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壘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巨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

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群流歸百谷之王万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與究无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統細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暉並照固已絕矣身殊万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止而非滅希夷恍惚无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群感而不

和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張 墳

勞周万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顛陷而不夷力資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溺軋以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无間不可以名其小余乃亭毒蒼生化蕪始母无欲無為而无不為翺翔于應變之塗道通于有無之表挺達群聖之端恬澹涅脛之域二乘韜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默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光之選記驗大通之番錄出五道而龍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億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澤八解之清池遊憐持之廣苑余乃居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坐哀龍衆好天官頂相左輔弥勒之流右彌文殊之正前歌大方之雅頌後儻四攝之鑒拂衛以八住體虛定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余乃宣教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

和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張 墳

坦八正之平衡開三乘之通津列無
為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
斯路啓懽樂於天人爵以果任之位
祿以甘露之食功巨者賞以淨土之
封勲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
王之洪業太平之至始也五趣官身
之清朝四生士位之宗極而群迷遇
嶮背真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
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
積迷心于妄境泛三涂之洪波入邪
見之稠林至乃竊持神器假偽冒真
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
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
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
皇憲自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
執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
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於
靜室波嶮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暴
虧于聖節作乱中夏為日久矣聖皇
悼昏俗之齷齪悲弱喪以增懷將松
群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
將大勢之徒簡率金剛之類茹金臂
鐵之夫衝冰蹈火之士勇平塵沙號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張 續

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
全之策逼殺必死之野而魔賊不桓
敢執靈荆之蠢介抗宗檜之連傲建
麾於自憐之地結固於雲迷之嶮傍唐
重復俠疊鱗次且其形勢也則癡山
峭峻固其前愛水浩汗張於後邪林
蔚蒼蒙其左癡澗洌玄帶其右塵勞
之卒豺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
長遠望若雲超蔽天霧塞六合其為
盛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
遐威出超岳之奇略蓋以高竿之籠
弥以玄策之圖精騎千重步卒万而
遊師翳野七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
望慄魔以直進後軍毗耶蹇懈率於
其後禪那略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
紆於其右外軍迴和浪騎隊於平原
之上走短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
高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
樞之妙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地之
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
万塗竟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
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曦曜法鼓之
音乱於雷震勤馬趨趨以騰擲迁象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四張 續

飛控以馳驅揮弓烟舉而雲興慧箭
雨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薨入無
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
音揮干將而乱斬動戈矛而竟捷橫
塵尸以被野流勞血於長川崩癡山
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
之窟挫高於七慢之標於是魔賊進
無抗鱗之用退无怖脫之隱慮盡路
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群將
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
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太陽之
撲晨霜注洪流以滅火故使万世之
逋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
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
著世之休烈雖昔般湯建雲功於夏
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
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猷
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
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
耆年者悟其即真於新唱弱喪者始
聞歸與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
興功定乱先王所美元惡以賓極從
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五張 續

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郊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粗條皇威奇竿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忝

余以謙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莫好遇之流不遠而復經玄涅脉無生而无不生至智無照而无不照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强天下皇王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且之教於斯遠矣聯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无有之間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今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荒唐之說也

弘明論後序

釋僧祐

余所集弘明為法德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推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壘亦已脩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乘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振舉世典指事取微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六張 增

迷塗之人不遠而復提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觀等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矓不了况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微二疑人死神滅无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我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微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万歲而不信積万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七張 增

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日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无極之外復無極无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无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并識之徒何知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已身而致課圓分之時隔牆壁而不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同世界可為慈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无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弃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无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外靈上昊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祔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同乎苟土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教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齟齬之徒非議所及可為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无益國治則裡祀望秩亦宜廢弃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六張 增

塊安識后援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
力人造壩晒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
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
靈宜尊而教民美報耶况佛智周空
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
慈聖王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
六天咸喜廢道則万神斯怒今人莫
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觀金容而
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為震懼者
三也若疑古无佛教近出漢世者夫
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義皇編邈
政績猶渾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
佛黃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捷
陀勒見盤鷄山中有古寺基城衆人
試掘並如其言此万代之遺徵晉世
之顯驗誰判上古必无佛乎列子稱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
不礙千變万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
法萌地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
世而封執一時為歎息者四也若疑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九張 續

教在我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
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
無為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摧勢
地常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
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
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去地
賤而弃其聖丘欲居夷聯適西戎道
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
不繫於華夷况佛統大千豈限化於
西域哉案禮王制去四海之內方三
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
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
道有運流而地无恒化矣且夫厚載
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
居中今以區區中土稱華以距正法
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為悲涼者
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
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
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
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
代蕪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
燼豈仲尼之不肯而詩書之淺鄙哉
迨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張 續

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
於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去
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
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毅稱佛
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留像
於開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
深文莫識與義是以楚王修仁索之
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
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
雄略造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
耆域耀神通之跡生護集法寶之藏
所以百辟摺紳洗心以進德万邦黎
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敬悟肅一棲
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而
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閩右精義既
敷實相弥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
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基乎
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限感應因
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
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
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是知五經恒善
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
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一張 續

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
門而况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
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
而同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及号邪
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
曾謗謔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
賈幽罰言无錯銖之功慮无毫釐之
益逝川若飛蔽山如電一息不還奄
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
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
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
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
殷成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
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脩詳典籍
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與因
果義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括所
辯閑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干未雖
文匪珪璋而事足鑒鑑惟愷悌君子
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張 續

K. no. 1081
廣弘明集卷第一

典

晉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
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
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
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
夫震虛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願前
良殃卦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為德
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
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
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
之登臨廓尔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
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
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
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
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
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
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撰
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
顏謝之風規摠周張之門律辯駁通
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
之高致備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

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
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智神襟若
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
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
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果愚謂
愚更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遽下
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涑
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繇故
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
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
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
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
為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
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
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貨
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
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
昏明乎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
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街揚於
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
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
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
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